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七

王錫闡

字寅旭一字昭冥號曉庵江蘇吳江人與張楊園請諫洛之學兼精天算有因字齋集

降服辨

答潘次耕書

爛溪陸氏族譜序

開雲軒詩序

黃貞婦姚氏傳

屈大均

號翁山廣東番禺人有翁山文集外廣東新語羅浮道士集等書

廣東新語自序

登華記

王

濬字勝時松江人著有瓶園集

越遊

齊魯遊

粵遊

十五

十一

十

六

六

四

四

三

二

一

陳宏緒

字士業號石莊江西南新建人前明崇禎中為舉賢良官山西晉州知州左遷浙江湖州府經歷改江南舒城知縣入本朝隱居不仕著有石莊集

鴻梅集寒厓近藁恒山堂藁數宿堂藁各體文集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十九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十九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二十

續書目記

二十二

韓偓論

二十三

易學實

字去浮號犀厓江西雩都人前明舉人有犀厓文集

理財

二十五

蔡伯子厯游雜詠序

二十五

雩都縣志後序

二十六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七

降服辨

王錫闡

降服古歟。禮曰。姑姊妹之薄也。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此降服之始也。為人後者降其私親。古歟。自周以來。莫之易也。其降殺之差。可得詳歟。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古制可考也。至於有明勿單也。父母之期也。何居。三年之喪。不可以二也不杖。不為主也。兄弟之大功。其降以一等。何也。不可以曾祖父母之服服兄弟。故為之服從父兄弟之服也。夫為人後。其婦為本生舅姑大功。何也。義服也。義不得兼重。而又不可以旁親之服服所尊。故為之服王舅王姑之服也。自期以上。其降不一等。何也。服之重者。非所尊則親之者也。當酌乎恩而裁乎義。故不得以例降也。然則降以一等者。曷謂。謂功總也。服之細也。以例降可也。孫為人後。為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適人者。為祖父母不降。為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窮乎無可降也。何窮乎無可降也。祖降功。曾祖總。高祖免。不可乎。齊衰服之重也。總免服之輕也。故斬喪之降極於大功。大功而下。以次遞降。不聞齊衰之重。有降一等而遽為總免之輕者也。為人後者。為其本宗降父母之服。而不沒父母之名。則高曾之名。故自若也。總疏屬之服也。袒免微有親者之服。以疏屬及微有親者之服。服其曾高。未可以為安也。子

為父孫為祖制服皆以期不嫌於無別乎。女為王舅王姑之服輕。故得申其祖之重。為人後者既為所後者之父母服期。而又為其祖父母服期。不嫌於二本乎。父祖之服宜有差。而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無差。非無差也。祖服止於期。父服以期。繼而心喪三年。其輕重固自別也。三年之喪至矣。故不可以二。若期則為伯叔父母服之。為兄弟服之。為姑姊妹服之。為妻子及兄弟之子咸服之。故禮言不二斬。不言不二期。以祖父母之服服所後者之父母。而以伯叔父母之服服其祖。無嫌二本也。禮無不二期。旁親之期何以降。恩殺也。子為人後。父得為之服期。孫為人後。得為其祖服期。父子祖孫之恩不可殺也。旁親之期降以三等。父為子。孫為祖。不降。或以義斷。或以恩勝也。父為女。非父子乎。何以降。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故既嫁而無夫與子。亦不降也。禮天子諸侯絕期。然則天子諸侯有祖父母之喪。遂無服乎。古者天子為王后遂服。后且遂服。何疑于祖。故知祖父母之期不可絕也。亦不可降也。庶子之母亦母也。子為父後。何以無服。為父後者。與祖為體。祖尊矣。妾賤矣。與尊者為體。而復伸賤者之恩。是卑其祖也。國家以支庶繼續。亦為人後也。得為其祖期乎。繼續之主。與先君為體。父祖於先君。臣也。雖不敢以先君之臣。臣其親。而亦不敢降先君之尊。以尊其私於父母。且不得遂服。何況于祖。

答潘次耕書

某頓首次耕足下。別三十餘月。其間變故一何多也。喪偶之感。與僕雖同。而失路之悲。在足下特甚矣。去年夏間。得酉歲臘杪手教。知道誼日深。旅邸無恙。喜甚慰甚。然私有所疑。不能緘口。不以復諸左右。發書之日。閨月望日也。而除夕雅吟已在間。端日月參錯。所未喻者一也。次耕嗜古好奇。壯游之後。慮必更進。三復來書。清新駢麗之音。勝縱橫博大之氣。哀所未喻者二也。執經石翁之門。可謂能自得師。王荅史學。賴有傳人。竊為兩君慶之。若夫子雲伯喈。不足當尊師之一喙。侯芭王粲。亦非賢者所自安。引喻及此。期至于此而已邪。或第求工於詞。而不暇問其人乎。所未喻者三也。繇世俗言之。三者曾未見其少失。然僕敢以世俗願次耕哉。學術之興衰。文獻之盛衰。屬望不過數人。更或委美從俗。正復可惜耳。雖然。次耕目前所急。又不僅此。商羊旱魃相繼為妖。乃數十年未有之奇。都中禁言不祥。次耕無由悉曉家鄉災變。然筆墨之暇。亦必時有所聞。高堂弱弟。豈無繫念。樂歲尚無擔石之儲。丁此大無。饕餮何由自給。是誠仁孝所宜拊心南望。不能一日安于賓館者也。不意返旆之期。至今未卜。吾思次耕必非戀彼樂國而忘其親也。必有進說于左右者。以為赤手南歸。母子同餓。不若姑留彼中。幸一際會。獲多金壯行色。庶幾上充甘旨之費。下供纂述之

資耳。愚竊度之。世俗多侈靡淫樂以相尚。逢迎側媚以相說。藏機匿影以相伺。爪牙角毒以相勝。而欲攬忠信之譽。推仁義之輪。以逐利於其間。其有不顛仆乎。或者又言入大官之庖。皆有饜飫之色。未聞久託侯門。多交冠蓋。而依然寒子者。吾又以為不然。京都聲利之藪。輦金而往者。雖多。環起攫取者。亦復不少。以某耳目所接。數人于茲。是皆始捷便利。多使善魅之徒。然而發不必中。搏不必得也。縱使次耕遠遊。既深。世事磨礪。已利方而就圓。然亦豈能遂與短狐較幻。猛虎爭食哉。吾恐客愈久。則困愈甚。墮志氣而荒學業。曠歲月而疏定省。實為賢者不取也。邇來令弟傲居柳塘。距敝廬數里。而近時得走候尊慈起居。稔知窘窮愁苦之狀。都非意中所有。而倚門倚閭之情。迫切尤甚。萬一憂患內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豫。數千里外。何由知之。此伯約之遠志。太真之絕裾。所以負痛於無窮也。而況去就之義。大與古人相背者乎。僕媿稱知己。既不能使足下慎其出處。又復不能謀其困乏。今雖負疚引罪。無益于足下。唯望足下興白雲之感。返五湖之濱。慰庭幃之憂念而已。昔人三旬九食。簞食瓢飲。彼皆事親之人。未聞奔走四方。以求所謂養也。若以信志約親為疑。愚則以為此非先聖之傳言。不足惑也。何也。孔孟之書。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禮為孝。有以承意為孝。有以不貽父母以憂為孝。而其大指不外於竭力守身之義。未嘗專以

口腹之奉為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於親者有分。而聖賢之責人也有方。果以信志約親為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責其致之也。若然則絀其志毀其行。污辱其身。竊取權勢以為親榮。牲鼎牢醴以樂晨夕。斯孝之至乎。過矣。況乎窮通時也得失命也。與其皇皇歧路求無所得而約其親。孰若閉戶息遊。授几奉杖而約其親之無憾于心歟。且太夫人茶藥清操。賢名素著。嗜義安貧。遠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于仰事之故。馳驅榮利之塗。以為晚節累也。僕雖愚下。嘗蒙肝膈之知。故敢罄言無忌。惟高明垂擇焉。

### 爛溪陸氏族譜序

爛溪亘松邑之西南。非有江漢之廣。河汾之神。雲夢瀟湘之勝。然源激而委潔。產明月之珠。甲于天下。非他水澤可得而媲美焉。吾友陸爾樞長卿。世廬其陰。孤貧無倚。行年三十而後知學。既齒長。質且魯。不能博綜泛覽。唯讀孝經論語。而階之以小學。所交皆四方敦倫之士。析疑問難。不洞灼于胸。不置所聞必行。所行必力。雖長卿退然。不自謂遵道而得路。而其篤志勇往之氣。信為吾道之畏友矣。一日。長卿手族譜示余。且戚然曰。甚矣吾宗之衰也。先世諱鑑而上。不可考。以下可考者。歷世僅七。指僅百有三十。其衰如此。此亦足以為譜乎。余曰。何不足之有。有有象之盛衰。有無象



之盛衰。子知之乎。豐財也。貴仕也。甲第鱗比。而子姓千億也。則陸氏之宗。誠不能當其一。映猶之以辰卿之才。與沈詞浮藻之徒。分鑲並驅。慮未有以相勝。然使敘華就實。去偽存誠。續一綫之統。啟無窮之傳。則彼淹雅自命者。流將還辟。卻步遠遜門牆之外矣。試問今世祿之家。孝友仁禮者。若而人有。諸乎。繩武貽謀者。若而人有。諸乎。吾見其衰。未見其盛也。顧此寥寥百數十指。而有勵志砥節。不言躬行之一士。乃自昔有家之所厚願。而不可得者也。庸可謂之衰乎。吾友其患學之不至。詣之未純。無患其族之盛衰矣。辰卿未對客。有起于坐者曰。近代良知家言。貴約而賤博。陸子得無似之。子何與之深也。余曰。唯唯否否。良知一家。以聖人為芻狗。六經為糟粕。師心自恣。是以詖淫之禍。潰隄決開。而不可遏。辰卿既以孝經論語。端其本。而又誦法小學。以率循于繩墨矩矱之內。與心學異矣。且吾所望于吾友者。正不止此。齒雖長。耄也。資雖魯。可以明且強也。從茲以往。來日不知其幾。繇已學而達未學。繇已至而未至。近稽閩閩濂洛之遺書。遠闡書易春秋之微義。卒歲竭力而後止。其亦何所不逮。慎無以長且魯自域也。客曰。是則然矣。然道非文不行。陸子質厚而寡文。可若何。余曰。子焉所謂文者。六經傳注。天下之至文也。舍是而雕鏤組繪之求。則豫章延平。固宜望眉山而退舍矣。是仍欲以陸氏百數十指之宗。競多寡於世俗。所謂甲姓

乙族也。詎知要之論乎。客曰。昔哉斯言。譬之爛溪之水。暫而觀之。未可擬夫江漢河。涕雲夢瀟湘也。然而明月之珠。在此不在彼矣。長卿避席曰。樞也。何德以堪之。敢不  
擎擎勉所。未能以寶有吾珠。遂書之以為自治治家者。箴不獨于長卿私言之也。

### 開雲軒詩序

書莫工于晉而六書亡。文莫麗于六朝而古文亡。詩莫富于唐而古詩亡。顧書之于  
晉。文之于六朝。皆亡于其盛。獨詩之于唐。則又不亡于其盛。而亡於其變。然原其初  
變。必由夫盛。雖謂詩之于唐。亦亡于其盛可也。開元天寶間。東華奇偉如青蓮少陵  
其人。無論矣。即王孟之屬。考其素行。無足多者。而詩歌爾雅。不詭于正。迨至東野浪  
仙而一變矣。玉川長吉而又變矣。庭筠義山而又變矣。微之樂天而又變矣。甚如許  
渾曹唐。濫及香奩諸詠。而變且極矣。不唯古詩亡。而唐詩之盛者亦亡矣。宋詩有三  
變。意勝而律亡。辭勝而意亡。理勝而辭亡。不唯盛唐之詩亡。而唐詩之變者亦亡矣。  
明初始變而復正。迄于成宏。蓋其盛也。隆萬以後。稍稍復變。啟禎而降。有變而為沈  
滯艱澀。窮愁哀謝之音者。苦思鉤隱。或經日而得句。或累句而成章。乃至極纖以為  
巧。難解以為元。尚得為有詩乎哉。雖然。有變者。泉源以旱澇盈縮。而潮汐  
不改。宿舍以四時出入。而樞樞常見草木以寒暑枯榮。而松柏後彫。以變者見盛衰。

之無定。以不變者見正氣之常存。斯可以觀物。可以言詩矣。若厚庵張君之于詩。其不變者也。君學詩數十年。運會升沈。文風屢革。蜩蟬沸羹。代興迭奏。謏聞之徒。疲于奔命。君獨自出機杼。成一家言。進不為七子之膚詞。退不為竟陵之佞語。使學者曉然共知有不變之詩。大雅希聲。至今弗亡也。其有功于斯文。不甚鉅哉。張氏與余家故有姻好。君子佩蔥博學能文。暨其弟宣城。皆與余善。

黃貞婦姚氏傳

貞婦者。吳江姚昌嗣女也。歸同邑黃金鉞。金鉞夜飲友人家。醉歸墮水死。貞婦欲自殺。以殉。昌嗣及舅姑某之不得死。然猶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粒食者旬有五日。既而盡出衣珥之屬。以奉舅姑。家賴以饒。而婦無德色。未嘗私有所干乞。翁死。家落。又丁兵燹。水旱之災。金鉞弟某生計日困。復悉資以贖其急。而身親井臼。執勞隸。不倦。兄弟哀其窮。逆之于家。則曰。吾不可以自逸。而違吾姑。不數日。必辭歸。事姑極孝。每食不忘其天性。然也。婦某氏以疾廢。撫其子女如己出。至于成長。夫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之人皆然。然末世衰薄。莫不私其所生。而弗覺。婦乃能盡心于夫之弟之子。女視第五倫且過之矣。雖然。貞婦于金鉞之卒。則從之于水。殮則從之于棺。繼以絕食。幸不死。死則使金鉞有從死婦。是成夫子之過也。縣釋氏所謂大士像而事之。且

云有所感應者何居

皆據貞婦弟某行述所云

從死非禮也。佞佛惑也。婦殆未得為全人乎。是不

然婢妾以燕私殉。君子識之。患其溺於情也。若夫夫死稱未亡人。固有當死之義。禮

不責人以所難。故不著其文。而君子于殺身成仁之事。每有取焉。急旌禮以風世。勸

俗。民猶有背死而忘生者。尚或警之。其亦不樂成人之美矣。桑門之說已二千年。沁

人心脾。壺闔以內。中其毒者尤深。象山姚江。又吹鼓而繼膏。愚者怯於旤福。知者樂

其高。恣士大夫無不擁皋比而講良知。家人妻女亦走名山。禮古剎。披僧袈。究宗旨。

墮家法。章醜聲。不恤也。貞婦雖賢。生長深閨。無由聞洙泗濂雍之教。傳姆乳媪。輾轉

相詔。以金狄為聖人。尊所聞。行所知。而敬之畏之。而夢寐恍惚間。若有所感。無足怪。

然猶守禮法。絕蹟梵林。無比邱尼之交。固已加人一等矣。貞婦生于天啟閑。逢困數

月日。歿于旃蒙單閼十月甲子。年五十有二。事舅若干歲。事姑沒厥齒。矢柏舟者三

十有二祀。勤儉孝敬。始終若一。屬纊時。惟以姑未終養。金銀未葬為念。他無所言。其

弟佩為服。暮蓋黃氏未為之置後也。

王錫闢曰。婦之苦節純孝。猶賢者所勉能。而撫育叔氏子女以成長。則黃氏絕續之

機。所繫非輕。孟之仇韓之鄭。其斯若人之儔歟。貞婦弟某字子台。居邑之半澤里。以

儒業世其家。與余善。余故得論次其事。使隱德有所徵焉。

廣東新語自序

屈大均

廣東新語一書。何為而作也。屈子曰。予嘗遊於四方。閱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焉。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一勺。而其廣大與一勺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大小。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然而何以新為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為春秋外傳。世說為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為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為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尚異之失。予之過也。

登華記

初至山孫亭。亭當華口之南。有龍藤十一二樹。天矯多節。節皆曲。枝幹中空。相傳陳

希夷所植旁一巖有希夷睡像前為玉泉院玉泉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潛通味甘冽久服可蠲沉疾院當玉泉注處半圯矣峪口有醉溪亦發源玉泉玉井者華之漢魁其土浮出為澤為池為瀑布以匯于青柯坪下者皆玉井之水水至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流繞峰腰與石爭道勝者冒出石上澎湃有聲不勝者凹凸相受漩滾潏洄或伏流尾下乍隱乍顯至峪口乃噴薄直瀉以入于渭華故多峪峪多水而以醉溪為大五里至桃花坪有小瀑當門一破石傳為神香子所劈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懸崖一點洞方狹若玉棺之豎長可七八丈名希夷匣亦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又五里有坪曰莎蘿其東巖樓閣盡嵌于壁與巖相吐吞欲墜復倚以鍊索縋而上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甚危既上西玄門索則雙垂吾以身委索索直身直索橫身橫汙濡索滑墜於重間矣是為大士方路其西巖為毛女峰有洞嘗聞鼓琴聲與古丈夫洞相應外豁呀而內空窈紫牀碧枕苔蘚罕侵蝕予欲藏書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門北望雲臺北峯微與西峯齊東南二峰隱混茫雖晴霽弗見跂立久之坪舊有莎蘿樹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如掌白華綠萼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忽枯死又七里至青坪坪口為嶽之始自莎蘿至此皆並路凡十有八盤壁無刻以代懸度搖搖欲折至經樓禮明明肅聖母像飯上坪坪盡是為削成北壁

下一石當路曰回心。遊者多望而却。二里許得一坵。穿窬森沈。索嫋嫋如絲。風吹玲琅聲在天半。人從甃井自汲。以身為瓶矣。坵凸為梯。凹為坎。罽指寸許。梯受踵寸許。梯槁枝也。不可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而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後人搖索。前人亦如之。道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屈項穿而出。古謂前枯。今謂千尺峽。峽盡北折為百尺硤。嶮亦如之。硤短而峽長。硤直而峽曲。皆裁容人。乃鄴人所稱室中窺竄者。蓋華之喉云。硤旁有踵息菴。稍憩。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為三峰矣。久之。但見西峰之影。蒼靄沉沉。晴日中常如暴雨。峰缺處微有水簾飛灑。足疲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當覽五岳圖。謂五嶽如五經。華則春秋也。嚴而近于嚴。其形如古司冠。徑石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次日。踰二石橋。橋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一巖如車箱側立。人入箱行。聲聞闌如雷。殿前一大穹石。廣三尺。斜懸空中。級之數百。積溜脂滑。索盡濡。長跪扶之而上。是名犁溝。其險不及峽。硤而視之。若過以硤。硤陰而溝陽也。西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索焉。予繫腰于索。蒲伏下。睨白雲洋洋。時有數峰如菰葉浮出。頃焉滅沒。蓋皆下土望之。以為高不可極者也。前岩有日月臺。赤白相向。一洞曰金天。折而西。厓刻微有磴痕。人面牆耳。鼻與石相砥。凡

六七百步。至閭王區。此時漸見東峰矣。東峰前包一峯。亦削成四方。其下為黃神巖。巖對雲臺峯。雲臺對香爐峰。以為華塞門。入一坊曰升嶽御道。漢唐皆有遺蹟。蒼龍嶺繇此上。嶺廣二尺許。夾嶺也。兩崖數千仞。若版築。故曰夾。長可五百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騎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敢馳。嶺盡為龍口。冒一大石。行有剗曰韓退之投書所。又有大石曰騙馬。踰之斗上斗下。至困石則折身反度。從一角騎之。乃至將軍松下。松舊有五。號五將軍松。歲壬午。尚存其一。王御史漢衣冠拜之。松即火云踰一關。至宗土祠。是為東峰之麓。自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無附麗。而三峰麓盡。乃繇石養父母祠。先上西峰。西峰之石竄隆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華瓣半圻。南北有二石。如龜昂首。敦胸。若將遊蓮葉之上者。又有浮石八。九。廣數十丈。亦如蓮葉。葉底空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又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蓮葉圻裂然。故是峰名蓮華。南一石有神香子屢跡。其長四尺。旁刻西峯絕頂四大字。是日晴明。見渭水十三曲。與雒水同入于河。雪光照之。黃河成白。吾目為眩。上宮在峰汙旁。為上井。大五尺。其水潛流。西注澗。為二十八宿潭。東抵玉女峰。北注壁為瀑布。壁半一穴。北出。藏瀑布中。時吐異色雲氣。道書稱西玄洞天。洞口有石。立丹青相間。若書仙人狀。上有石樓。與東峰石樓對。乃白帝建鼓鐘之所。西峯故名蓮華。然從



石樓而下。迴視三峯。又總成一蓮華。向從雲臺望東西二峯。上分下合。若並蒂蓮華。而南峰藏于東西二峰之間。不見其巔。若蓮房未吐。為蓮瓣所含然者。今至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交抱。南峰之足也。然前日從縣中望。則三峯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花之瓣。而三峰獨為蓮房。此其所以為蓮華之嶽也。南峰有左右谿。左為葛蒲池所注。右為太上池所注。合為一大谿。亦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為東峰。右踰溪為西峰。西峰有一臂。詰曲如蒼龍。嶺廣倍之名曰屈嶺。盤跚而上。經巨壑四五。乃至南峰。風大不敢直立。卧石上。以足抵石穿。仰視日月。體大如車輪。光倍下土。羣星方圓大小不一。芒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風益大。三峰搖動欲摧。而羽人交把。予衣慮凌空遂去。乃宿灝靈殿。殿南峰之絕巔也。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凡廣十里。十里一石也。其高五千仞。一石也。天以一石成一嶽。一嶽而止有三峰。合而言之。則一石以為莖。二峰以為葉。一峰以為華。分而言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八峰以為華。而一峰為蓮房。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圻而平。其前峰為落雁。多松檜。亦曰松檜峰。白帝宮其間。一池冬夏不竭。龍在則水黑。去則水清。華之頂門水也。俯眺三秦中。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繚繞嶽下。環百里。崇山內向。霍之宮之。皆華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其東。昔與華連。今為河宗所隔。南峰西南一小峰。下有峽。

曰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絕兩索而下。數十仞。一棧在壁半。上下都絕。廣八寸。長三十丈。號長空棧。背虛空行。壁上亦多鼻痕。索如游絲。挽之力輒斷。棧盡有賀老窰。俯五千仞。下陰沉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湧出。乃華中第一嶮。詰曰。雪大作。甚寒。道士以松黃餅玉井醪相餉。稍霽。從落雁索而東。螺磴滑膩。骨勇肉飛。與之敵。遂至東峰。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篁筍竦出。袤廣丈許。亦削成四方。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數者或多一少一。卒不能定。凡欲至博臺者。索而下。陡石。石凹。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踰三四尺許。以及厓趾。已乃釋索。以身行。上下四五厓。乃至。是為秦昭王施釣梯之所。自此旋東峰。西入一窰。窰盡為玉女祠。一大石馬。夜輒聞嘶嘶。旁有圓坎四。相連。一石臼稍大。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女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中。如為東峰所抱。既斷復續。一峰高於玉女。曰石樓。石樓東壁。則為仙人掌。掌長三十丈許。半覆其膊。上有石月半輪。光可鑑。五指參差。中指直貫峰頂。長二十丈。太古兩痕。凝璽如膏。赤白黃相糅。日射之。五色晶耀。如見指骨。予登其大指。奮袖翩翩作舞。百步許。得一石躡。躡下通黃河。唐宋嘗投玉簡。謂之車箱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松柏。絕無雜樹。有鳥亦僅三四種。四壁皆一穴。彼此相通。其南穴一名巨靈臍。

南海均曰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金真厓見北削其半。獨嶺一脈貫之以達雲臺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為倚伏非獨嶺綴之則壑中可環三峰而走也。獨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為南峰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峰之高耳。昔明高皇帝夢遊其上御製夢遊華山文鑒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華蓋以華居二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星有北辰嶽有大華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為心地以太華為腹王者建京嘗上法北辰下師太華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唐西迄太華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為盡華山也而皆非華山蓋華山以三峰為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峰峰皆削成而峰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

家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大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脈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

越遊

王澐

余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詞倡起東南。墻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達。予以童子隅坐晏如也。先生成進士歸。而廬居三載。益切劘於學。時時過從。誨有加焉。及先生之官越州。予遽先慈喪。苦次疾作。先生聞之。貽書見慰。且曰。越中山水之勝。晨夕寓目。舍中清曠。庭除烏雀。殊宜書史。敢屈從者。予初失恃。復嬰疾。未忍去。倚廬請於先君。先君曰。師命也。孺子勉之。余遂以癸未春通越。越州治負卧龍山。李邵居西。舊有宛委齋。先生築堂於其前。漳浦黃公以八分書署之。曰清音。又贈言題柱云。愛物若騶虞。指佞如屈軼。黃公者。先生座師也。會稽羣山。皆在堂前。遠岫參差。雲物回互。昏旦萬變。郭內萬井。鱗次樓榭。繡錯亦有因山成野。亭亭隱見。堂中周列圖史。橫陳琴几。予處堂之右。左則先生寢室也。越中吏事清簡。旦起出。堂皇治簿書。不移晷而畢。歸坐堂中。讀書自若。遇快意。輒呼余並讀之。或命余檢視某書某卷某事。摘發靡遺。有所著撰。端坐凝神。間一微步。拂几疾書。授予高誦。相與鼓掌為樂。或授簡於予。予遜謝不敏。先生昂之一言之獲。必加獎掖。間出以示座客。予心愧焉。時山陰劉忠端公方里居講學。先生赴講席歸。則又為予極論天人性命。指予請質所疑。窮探幽蹟。嘗自作往復數次。終日亶亶無倦色。

每日晡。先生秉燭讀書。聲琅琅徹戶外。夜分未止。予嘗寐假以待。或遙呼予問云。何予從寐中起應。先生讀書。必至丙夜。繼以談讌。及就寢。則雞且鳴矣。旋辨色而興。其勤若此。考功夏忠惠公聞之。貽書相戒。以葆生宜子為言。先生感其言切。乃損三之一。聞漏二下。即出室談讌。縱論古今治亂成敗之數。下及當世之務。有慨于中。則太息而起。或環柱而走。往往罷酒。亦已漏三下矣。是歲。秦寇日熾。而楚師左良玉潰兵南下。吳越岌岌震鄰。夏秋之際。予從先生往還虎林。慨時撫事。邑邑不樂。自此遂有乞歸之志矣。先生性高簡。門無雜賓。至是時。時稱病謝客。予所賄記一歲中。以講學至者。要東張受先先生也。以談風角至者。閩中蔡山人。無能。故相高陽孫公客也。以治神氣至者。海上陳博士仲台。故相徐文定公甥也。我鄉戚友。以遊覽至者。顧偉南。張子復子退曹魯元。謝稹玄。宋轅文周宿來也。周子則與蔣子大閑。先余從越遊者也。其同舍者。惟盧鹿田與予二人。越中名士升堂者。王玄趾。毓著輩。不及數人而已。歲暮。先生以督軍督赴南都。予請歸省。甫抵里。而聞婺州許都之變。當事亟檄先生歸撫之。降其衆而還。時甲申之正月也。事載先生之年譜中。予馳赴越。則變已平矣。仲春。先生量移南銓。士論皆失望。而先生以得遂歸養。志聞之忻然。亟命治裝。未行。旋以平發變功。改除黃門。非先生意也。先一歲冬至。吳越間大雷電。是春。陰霾積月。

不解去越之日。大風拔木。雨暴至。如盛夏時。蓋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云。  
客曰。子適越。曾未覩夫越之名山大川。何言遊。曰。山川不以人重哉。甲申以來。越之  
賢士大夫先後殉國者。非先生所嚴事。即誼友也。先生事大母歿。而後終厥志。從先  
生者未有與也。此宋景之徒。所為慘慄於遠行也。

### 齊魯遊

予之遊於齊魯也。蓋六郡皆有馬跡焉。濟南山二而海一。東究則漕渠所經。南北之  
孔道也。青登萊居東偏。皆瀕海矣。而中丞開府在濟南。濟南居泰山之陰。綿延起伏。  
至城南。若列屏障。東南高起者。曰歷山。北則嶧山。華不注也。其川則大清河。北流入  
海。濟水之下流矣。地多泉。有名者以數十計。大者曰趵突。春秋所謂濞也。宋曾子固  
齊州二堂記詳矣。濞泉之穴。自地湧起。可三四尺許。潄為方池。流溢交衢。德藩故邸  
珍珠諸泉。甚甘冽。亦匯為湖。曰濯纓。以亭臨之。今廢。北有大湖。曰大明。上有亭。古歷  
下亭址也。唐李北海杜少陵賦詩處。在城中。為巨浸。元學士李溉之築亭。題曰天心  
水面。今蒙其名云。先朝盛時。湖上竹木翳然。野館紛布。春秋花月。莞絃雜遝。亦有蓮  
艇漁舫。鳧雁上下。遙望華不注。遠峰亭。亭秀出雉堞。齊人往往觴客於此。今乃空亭  
枕河。烟水森茫而已。自濟南南行入山。踰長清肥城。則泰山境矣。泰安州治在山麓。

東岳廟當城中。規制洪敞。漸就頽圯。庭中古柏森挺。尚可摩挲。觀其碑版。皆宋元下物矣。蓋自宋真宗以後。封禪之禮久廢。舉天下奔走禱祀而至者。皆奉碧霞元君。余先在州治中。夜望山間火光。蜿蜒若燭龍。自上屬下。終夕不絕。問之曰。為元君供香火者也。詰朝。升輿登山。行久之。私怪山中曾無拱把之木。既見道旁遺燎及叢枝。楨列。云以照行客。乃知木皆薪之。夜間所睹。即是物也。宜其為童山矣。訪五大夫松。指一枯枿。大僅兩握許。後人附會耳。是當薪之也。至三天門。乃上盤道。舍輿而步。道殊寬廣。階級平正。左右各列鐵絙。以供攀援。然不甚峻絕。與漢馬第伯所紀不類。當是唐宋以來。脩治馳道。日就如砥也。元君殿在天門內。庭中銅碑之。萬曆時中官所立。輔臣祝釐之辭也。殿制微狹。冶鐵為瓦。以禦大風也。范金以為像。鐵門封鐫。惟謹以防盜也。中門微啓。以聽瞻禮。阻以鐵欄。士女聞咽。從門外諦窺。手擲施物以為幸。或登人肩。遙望擲之。輒喜。若道塞不得前。不及覩金像。則叩首歎息而去。甚至有泣下者。愚夫愚婦。上下口誦佛號。與乞丐號呼之聲。喧然應和。至動山谷。尤可嫻笑。每歲春秋二時。以為常。予登山時。在九月。累日道塞不得前。賴州守先為辟人。乃坦行矣。上至青帝宮。則聞無人也。宮後石壁刻泰山銘。唐元宗隸書。俗稱磨崖碑。摹搨者架木以登。天寒則熱薪其下。銘之右。即東封頌。張燕公文。顏魯公書。覓之不可得。先朝



有閩人林焯者。官於此。刻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其上。刊落殆盡。予就壁摩挲。點畫之隙。間存一二。吁可怪也。夫此四字。何地不可刻。而必於泰山。泰山何處非石。而必刻於是壁。遂使魯公墨妙永絕千古而下。猶有遺恨焉。余與同行客向石墜諾。久之乃去。再上至封禪壇。今祀上帝。俗稱玉皇頂。庭中巨石嶙峋。此泰山之巔矣。秦皇無字碑。正當其前。碑形方直。仰視其上有若蓋者。以手度之。四方適均。石色雜黃白而潤。非泰山石也。予笑語客。彼焯有膽。何不鑿無字為有字。始皇餘威。猶可懾僉父耶。訪日觀。舊有行館。宿客觀日出。今存廢址。惟見石上纍纍。大小鑿字。大率焯屬耳。野人薪山者。斃之也。文士鑿山。真黥之矣。聞有黃花洞及山後奇勝。會薄暮未及探。遂升與下山。山輿緯繩於木。乘者如坐舂器中。與夫革帶垂肩。以手握木。有若御車。其上山也由舊盤道橫行如郭索。歸自新盤道下。道險仄。乃雀躍相踵。客每失色。及至平地。足反踣踣。不若橫行之捷矣。泰安在古為奉高。封禪禮成。蠲租賜復。澤至渥也。自元君之祀興。而始有香稅。先朝稅額歲一萬六千金。以六千金供上。其贏皆貯州庫。以備地方城池緩急水旱不時之需。佳時四方承平。香火絡繹。稅額之外。常贏數倍。又有擲施錢帛。及冶金銀為男女形者。充叔殿中。春秋二時畢。乃取之。名曰掃殿。掃殿之人。裸體出入。官吏監視。惟謹。數復不貲。亦輸州庫。以是州有脂膏名。而大吏之

往來齊魯者亦往往餐食其中。合州之民以及四方商賈朝夕輻輳莫不曰此元君賜也。迨先朝之季兵荒相繼香火遂稀而歲額如故有司不得已而責之逆旅主人名曰店戶。香客之至也以二時而有司以期會亟常先期徵之輸不及則曰店戶侵漁也。我知取盈而已於是有敲朴死者有縲絏死者甚至有自縊死者而歲額又日溢也。以予所見六年之間加至三萬金矣。每先一歲大司農檄下充給明歲兵餉矣。夫香客者非若土毛之有籍可稽也非若關市之貨可取也。四方不知誰何之人未審其來與否也而懸徵之且溢徵之。今軍興以來又不知若何矣。嗚呼三百年來無藝之征未有如香稅之屬民者也。自泰山南行渡汶泗入兗州境曲阜故魯國今屬兗郡。先聖墓在焉是為孔林。孔林北負岱宗南面曲阜。汶泗帶其後洙水襟其前。繚以周垣中立闕門門上有樓登樓前望曠然平原遙見東南隱隱若岡阜者或曰即尼邱也。入闕門折而西行又北過洙水橋水今涸橋北即墓道矣。夾道皆松檜栝柏之屬有子貢手植石人羊馬制極古樸饗殿一其直墓道為伯魚墓右則先聖墓楫也。聖墓前為子思墓石碑三皆元時立予拜謁畢心竊疑之相者曰先聖墓本乾巽向伯魚子思蓋左昭右穆云。聖墓西有小室東向者曰子貢廬墓處東有堂南向云先代帝王臨幸則駐蹕於此相傳墓上荆棘不生鳥雀不巢惟多蒼草垣內

墓壘。自周以來孔氏子孫咸叢葬其中。出闕門前有石坊曰至聖林。左右列柏直達於曲阜北郭門之外。高郭門內則先聖廟也。中為櫺星門。東西兩道各有門。土人稱東華西華。東道上有石坊曰闕里。予從東門入。北折行入大成門。門內左有先聖手植檜。一幹無枝。大不盈拱。肌理堅黑。俗稱鐵樹。中庭有亭。為拜謁所。旁有石刻曰杏壇。大成殿規制洪麗。石柱盤龍。先朝正德間重建。先聖袞冕王者服。四配十哲各如公侯衣冠。左右小石碑各一。先聖司寇燕居二像也。案前列祭器。蠡樽一。犧樽一。象樽一。銅光若鑑。五色爛然。蠡尊上有篆文。漢中平年賜孔子廟祭器云。其他尊彝之屬皆先朝永樂間物也。大成門外中有奎文閣。東西分立。漢唐以來碑亭古碑摹榻尚有可觀。及詣閣下觀藏書。惟有木石鐫刻雜圖。自禱尼邱以及端木菜室之類。先聖子孫藏書如斯而已。及覽闕里志。無雜不稱。宋自建炎以後大統攸存。太末一公例宜並入世系。今志直接金元削而不敘。一宗之內自分南北。遂使儒宗下淪外氏。且春秋之法首嚴內外。若同諸夏之亡。殊乖用變之義。是所望於聖人之後。重加釐正者也。衍聖公第在廟東門外。顏子廟在東北隅。有坊曰陋巷。顏氏子孫最為蕃衍。而廟門頽落。宣陋巷遺風。與周公廟在邑東門外。今稱文憲王者。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號也。前祀文公。後祀魯羣公。今漸頽廢。公之裔東野氏世以諸生奉

其祀時中周公往謁慨然太息捐金脩其廟復上書請錄東野氏子孫比顏曾孟仲之例世官以博士書上留中不報蓋政府已泰尼之也自曲阜起兗州可半日許兗為洪武間魯藩所封國崇禎末城陷王死社稷舊邸邱墟居民寥落不若東郡完實也兗郡地大中貫漕渠西瀕河東自鄒嶧諸山綿亘至於沂蒙即青州境矣泰山為東嶽沂山則東鎮也青在洪武間為齊藩所封國永樂時廢後封衡藩益都西界曰顏神鎮接壤萊蕪山谷綿亘舊多礦盜別築小城青郡倖居之城隅有泉曰龍水相傳古有孝婦顏氏文姜事姑孝泉生其室土人神之立祠祀焉今水出祠下其流淙淙溢而成溪亦猶晉祠之水矣土宜於陶三齊陶器出焉入鉛為棋不及滇貫珠為燈不及閩也羣山夾峙溪貫其中山徑既窮自高臨下俗稱青石關遂入萊蕪境矣萊蕪古萊人地春秋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也青萊二城皆未被兵城中亦稍完實北海廟在東萊國家秩於嶽瀆則就祭焉自青萊至在昌邑平度界渡新河河流入海土人云此膠萊河也昔有建議引漕者是已自萊至登遵海行至黃邑以東岡阜磽确萊地多不毛惟見海水望洋無際行既窮城郭見焉東牟真在海角矣城中居民不及青萊婦女服飾有異齊俗蓋先朝開府之區亦有五方雜處矣城外別築小城曰水城海水入焉泊舟於此城缺其上以便帆檣出入也城上列木曰天橋通人往

來蓬萊關其城樓也。廣利王祠在焉。子登樓觀海。復從海畔下出城外。城倚山趾。背城面海。有小菴。曰海潮佛室。三僧寮。三亭。一曰海鏡。宣城施尚白題也。一僧居之。出白石子供客。檻外巨石磷磷。海潮上下激。喘不息。聲若吼雷。激若飛雪。偃仰一榻。可卧而釣也。海外諸島。歷歷在望。僧云。春夏間。海市出沒。大都在諸島間。時當仲秋。予愧不能如蘇文忠。禱於廣利王。見而賦詩。又不獲信宿。僧舍觀日月出。誠恨事云。予按登在六郡中。最居東偏。自天啟間。有三方布置之議。以營州舊隸東省。而登郡濱海。旅順海道。一帆可達。且東江諸島。遺民無算。遂為聲援。遂與榆關津門並開幕府。以中丞節領之。即登州衛居焉。崇禎初。東江師散。島上之衆。及金復海蓋四衛之民。航海來歸。於是僑置其民於登萊二郡。而選其材勇列諸偏裨。以繫營民之心。及我鄉孫中丞元化至。所以撫卹之者尤厚。未幾。兵變城陷。中丞自拔歸。就司敗。亂兵據城不下。我師環而攻之。久之乃拔。則兵已遁出海矣。予詢之登人。云。當日大城破。亂兵退入水城。得舟出海去。予觀水城不及斗大。短垣可踰也。使諸路之師盡銳并力。先破水城。焚其海艦。彼大城之衆。檻猿籠鳥耳。縱有長鯨。能飛渡耶。計不出此。一旦縱敵。豈非天哉。予是以行至東平。不勝三歎也。當是時。海禁方厲。海濱之民。失其漁鹽之業。重以棲霞之亂。疾疫死亡相繼。登民尤困。周公繪圖上書。請弛海禁。報可。是

時甲辰冬彗星見於南方。明年乙巳春復見京師地震。齊魯大旱。民飢。公復上書言狀。縣官為蠲是年田租。發帑金六萬兩。倉粟六萬石賑之。齊魯之民。懽然更生矣。蓋兩歲之間。周行六郡者再。嘗以事旁之魏郡。而其他日皆在濟南。公喜賓客。好學。案書。重書灤源之堂於釣突泉。書天心水面於厯下亭。既徙幕府於德藩故址。落成請予題額。皆公自署書之。又小築亭榭於濯纓湖上。客至輒與置酒賦詩。漢上李廷尉文孫偕其嗣君仁熟枉道過之。流連旬日。賦詩而去。閩人趙叟撫謙流寓甯陽。年百餘歲。善養生。青州薛叟鳳祚年七十餘。善天文。皆以禮致之。新安舒奕蕃善畫。龍山王逸菴善書。新安程紫京龍門劉鳳楚善琴。其他燕齊迂性之士。謝弗通也。若魯亢王濟美。京口談長益。會稽嚴道微。孫蘭楚。魯晉侯。皖山朱元儀。燕市陳景生。白下毛貞菴。我鄉林平子。皆公客。而王談嚴俱儒宿。公命其嗣履吉師事之。王子尤博學。善詩。旁通古文奇字云。諸君子或往或來。或先後至。自癸卯出都至戊申春。迄公移節嶺南。首尾六載者。予一人而已。先是同公在都時。聞蔡公言。知予有大母年高。居半載而聞大母之訃。予泣請歸葬。臨別。公執手語曰。子自齊至吳。屈指往還。三閱月耳。我檢聞子友顏子名。行且為子踐濟上之約。子星行歸里。乃舉祖考妣兩世七喪合兆焉。嗚呼。大母之命予小子也。自先君沒而有成言矣。垂十年始克襄事。大母已不

及見也是子小子之罪也夫三月而反命於齊。顏子不至也。亟走使至。燕問之。則顏子以訪其從弟。客死潼關矣。悲夫。顏子終不鑒於予耶。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十五國之風也。而望之今日乎哉。周公聞之。喟然曰。子失良友矣。我亦失之。

蘇史曰。自元都燕。以東省為左輔。蓋京師之吭也。有壯夫者。拊其背而楹之。殆矣。數十年以來。中兵禍至。燭也不與之衽席。而繭絲是問。抑疾其為遁逃藪也。而網如密焉。有兔爰爰。雉唯於羅。焚林而田。將安所逃乎。我視其民。眈眈然。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不鑒諸。

### 粵遊

蘇史曰。嗚呼。倡為遷海之說者誰與。辛丑。予從蔡襄敏公在淮南。執政者遣尚書蘇納海等。分詣江浙粵閩。遷瀕海之民於內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煥所獻策也。余請其說。公曰。星煥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華。少時被虜出關。大凌河之戰。明師敗績。監軍太僕卿張公春被執不屈。太宗遣降將黑雲龍等多方說之。終不從。太宗深敬之。嘆息語諸臣曰。此忠臣也。汝曹當效之。命館之於喇嘛寺中。待以客禮。稱為張大人。一日。星華偶同公兒入寺。張公舊常為北平監司。星華在家時。曾識公貌。遂向公叩首。公詢之。知為北平兒也。因曰。若能侍我乎。其主聞之。即以歸公。公命寺

僧難染之名曰和尚云星華固點侍公左右稍稍習書計久之張公卒太宗以禮葬之星華歸其主家從入關始與其弟星煥相聚星華官至漳南太守星煥從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縱之歸其主因問海外情形星煥乘間進曰海舶所用釘鐵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屬島上所少皆我瀕海之民闢出貿易交通接濟今若盡遷其民入內地斥為空壤盡地為界仍厲其禁犯者坐死彼島上窮寇內援既斷來無所掠如嬰兒絕乳立可餓斃矣其主深然之今執政新其說得行也蓋蔡公之言如此當是時諸臣奉命遷海者江浙稍寬閩為嚴粵尤甚大較以去海遠近為度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墮縣衛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遷入踰期者以軍法從事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於覺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嚴奉行恐後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嗚呼不仁哉執政者方忻然以為得計也驟遷星煥官至山左監司一夕嘔血死而是時太僕張公子詣闕上書請出關遷其父喪歸葬同州詔許之予時在山左因與周公述蔡公前語相與嘆息善惡之報果何如哉星煥既死海上之出沒縱橫自若也執政者久而悟其說之誕也遂有開界之令焉



嶺南之遊實與開界相首尾。故先著其概於篇端。予以戊申二月。自厓下辭周公南歸。遂訂嶺南之遊。憶自己已去家已四載矣。五月。公南來。予偕林子平子孫子錫黃追及於蕪湖。七月。抵豫章。道聞朝議有遣使開界之命。公色喜曰。八年民命。其少蘇乎。八月。度庾嶺。抵瑞州受命。則聞朝使已先期至羊城矣。公馳赴之。朝使都統完顏特進副都統吳申。巴圖魯并侍郎雷虎三人皆善人。而虎尤清介。公與議曰。朝廷卹民疾苦。德意甚盛。粵東濱海七郡。地方遼闊。萬姓喁喁。望恩如望歲。若必周行七郡而後上疏。使遷民復業。則來年春耕悞矣。今我儕馬跡所至。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遷民出界。及時開墾。給以牛種。蠲其租賦。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惠也。使者曰善。於是從惠州始。從界外行至潮州。東抵分水關。閱界而還。所至民皆扶老攜幼。張樂焚香。歡聲動地。其還也亦如之。則有負耒而拜者矣。以予所覩。界外所棄。若縣若衛所城郭故址。斷垣遺礎。斷腰枯骨。隱現草間。粵俗鄉村曰墟。惟存瓦礫。鹽場曰漏。化為沮洳。水絕橋梁。深厲淺揭。行者病之。其山皆叢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溝塍久廢。一望汙萊。良可惜也。向所謂界者。掘地為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過山則繞山趾為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為界者。民間畏同陷井。側足不前。而愚懵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書請者。皆貧窶村墅。往

拾蚌蛤之屬。為吏所掩獲者。命出之。所司持之曰。此未開界前犯也。公曰。今界已開矣。立命出之。因嘆八年之間。冤獄殆不可勝數矣。若乃奸人身負大戮。走死地如驚。掉臂公行。吏熟視不敢出捕。久而羣不逞之徒。窟穴其中。入界鼠竊。或假小舫。出沒島嶼。勾引海舶。交通彌甚。郡邑諱之。予在潮語周公當備之。既而潮帥遣兵出界除道。果遇盜艘。格鬪互有殺傷。乃陳兵以行。盜始斂跡。嗟乎。向之設界以防盜者。適所以藪盜也。十月。惠潮事竣。歸途。公忽聞尊人之訃。哀毀謝事。兩上書請奔喪。而朝使敦趣公出。公堅執前志。予曰。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今日之謂矣。使者在門。王程有期。請勉竣事。而伸前請可乎。公始強起。自高涼至雷陽。見珠崖孤懸海外。使者望洋而不敢渡。乃至合浦。西抵欽州。交趾界而還。一如惠潮成事。在道果聞命不允。公前請。公向予潛然曰。奪情非禮也。君命之。我何以為子矣。己酉春。再赴羊城。東自東莞西至香山。廣東畢開。於是與使者公議上疏。請脩築界外廢縣衛所城堡。設官如舊。革饒平土鎮。建立大鎮於碣石衛。沿海各汛分設偏裨。捐資營造。成兵廬舍。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疏上報可。九月。使者返命。蓋首尾一載。而開界之事始竣。是役也。四省同時奉命。而粵民獨先一歲復業者。則公之力也。乃公猶邑邑不自得。蓋嶺南去京師遠。法令久弛。平南王尚可喜暮年驕恣。諸子多不法。往時督撫選懦。事多掣

肘。公以剛方自持。不少為之下。文移一遵典制。大拂其意。以書相詰。公引六部宗人府文移之制答之。時朝使至。問外藩相見之儀。公曰。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況公等大臣乎。遂具賓主之禮。雖內積不平。然以公持大體。不能難也。因以女請婚。公力辭之。齟齬之意。時形於色。造作蜚語。欲相傾。惟開界之役。朝使咸推重公。故得行其志。而所棄海外大洲尚多。皆民間恆產。使者以越海尼之。公以為遺憾云。粵西孫延齡。故孔氏婿也。統兵駐桂林。所行多不法。公深疾之。而恨未能除也。嘗慨然嘆曰。我平生慕韓襄毅之為人。今王事告成。行將歸矣。不及觀斷藤峽也。會粵西撫軍以公事請會於梧州。梧故襄毅開府地。公遂以十月赴梧。襄毅故府久廢。即其遺趾。尋為傳舍。居五日而返端州。公復上書乞歸守制。謂予曰。幸上憐而許之。今而後。我可以為子矣。予因進曰。度公此奏。必得請。僕亦有犬馬疾。請為先驅至矣。待公於江上。公許之。公素好賓客。嶺南之遊。故人畢至。而雜賓亦稍稍進。陳景生王濟美先後引去。林子平子謝病歸。未度嶺而卒。聞之悲感。忽忽動鄉思。公雅知予意。不强止也。十一月。予辭公歸。登舟疾作。過曹溪不能登。臘月朔度嶺。望後過彭蠡。憶癸巳出閩。此行往返。凡三過廬山。皆以風駛不及遊。為生平恨事云。庚戌正月晦日。抵家。知周公已得請終制矣。是夏。蔡公出督楚蜀。遣使招林子安國及余。林子者。平子伯兄也。予語

林子曰。我與周公有成言矣。子其行乎。九月。予赴白下。周公自粵至。悲喜交集。曰。子信人也。盤桓旬日。依依不忍別。送公渡江。乃入楚。

予記粵遊而重有感於周公之事也。公撫東六載。丁未大計。京朝官三品以上及督撫諸臣皆自陳。廷推公治行才望第一。有詔褒美。既而有粵督之命。蓋出自上意云。公既拜命。上書請陛見。顧問殷勤。燕資稠渥。舉朝榮之。督撫諸臣之陛見。自公始也。公在粵未幾。旋以父喪乞歸。公歸之明年。廷臣有以督撫諸臣營治宮室為言者。公亦與焉。有詔詰問。眾皆唯唯。公不勝其憤。抗言廷辨。言者獲重譴。公亦罷官家居。且三載而吳三桂反。滇黔楚蜀相繼告變。詔即家起公司馬兼御史中丞如故。帥兵入秦。公受命。單騎就道。既抵秦川。人皆言蜀道難。當俟大兵同進。公奮然先驅。度雲棧直抵葭萌。寇登山攻圍甚急。公晝夜登陴。中矢負傷。力戰却之。飛羽請濟師。乘勢進取閬中。而後軍逗遛不進。同事者復相齟齬。久之轉餉不繼。士卒告飢。公以孤軍深入為慮。上書言狀。詔撤兵回秦。兵既旋。而蜀寇果大集。出棧道臨漢中。臨渭水。而諸軍將士皆曰。微公先幾。全軍覆矣。既而經略莫洛遣大帥王輔臣入蜀。輔臣亦以轉餉為言。洛不應。強之行。眾兵大譟。立殺洛。擁輔臣歸平涼。隴西告警。三秦大震。於是上命大將軍圖海馳赴秦。與公會師度隴。撫之。輔臣降。海素愛重公。相倚如左右。

手用兵機宜。一以諮公。公感知已。彈智推誠。言無不聽。平涼之役。公力居多焉。公雖為蜀督。奉命駐秦。秦中郡邑被陷者。公皆帥兵往平之。每戰必身先士卒。諸帥或諫曰。此非大臣事也。公雅自喜。不能止也。先後所上戰功甚多。司勳報聞而已。當是時。聞外用兵。事多中制。外臣皆樹內援。而公獨孤立行一意。性慷慨。好論列。觸事感憤。或語侵同列。至上書刺及政府。人多危之。惟海以為忠。海嘗因入奏。便宜從容進曰。方今文武才無周有德如者。會滇黔久不下。上心識海前語。特命公移督滇黔軍。公喜受。上知馳赴武陵。見諸路兵雲集。羣帥無所統轄。即上書請設經略。公之督滇黔也。既非政府意。書上。益不悅。乃請以楚督蔡公為將軍。統諸路兵如經略。公大失望。鬱鬱不樂。發病卒。年五十。時庚申正月也。悲夫。公膺專征之任。不可謂不重矣。受特達之知。不可謂不深矣。功業垂成。時會不偶。蜀節甫去。而蠶叢之道通。星殞未幾。而樂蘇之師潰。英雄氣盡。封侯數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初滇南叛。閩粵東西羣應之。而可喜老奸。且前且却。未幾病死。孽子三十餘人。自相蹄噓。及滇南平。可喜羣妻上變。盡發其謀逆。詔遣使駢斬於廣州市。盡室北遷。粵民大悅。是時粵西孫延齡先為三桂所殺。閩粵相繼誅夷。東牟三叛。一時並殄。天下知公在粵時事者。始敬公之遠識。而惜其不及見也。公天姿磊落。氣度豁如。樂易無城府。而識鑒英敏。過絕於

人果達而藝智略輻輳博綜羣籍旁通重譯以至小學曲藝一見輒窮其奧居恒好與客論王伯大略古今成敗之事在秦時延訪宿儒李因篤輩羅致幕府每出師必載書史數百卷以行軍需少暇則對案讀書至夜分不寐或相與賦詩為樂詩成縱筆疾書書益進三秦名士聞風景附而公益傾身下士一言之合推轂若不及或有細過亟掩覆之惟恐傷其意以是一時賢豪咸樂與公為布衣交而名位相軋者心弗喜也蓋公傲於權勢而謙於寒賤中東亢直而意存長厚其天性然也嘗曰言人之不善者必非善人也又謂余曰士有諍友我得之子矣嗟乎予何以得此於公哉予自癸卯定交迄於庚申先後十有八載朝夕左右僅八載耳後此十載皆公戎馬患難之日也日月不居予已冉冉老矣未得周旋患難追隨戎馬而公殷勤寄問曾無虛歲予遣兒慰公北至燕邸西至岐陽公握手勞苦如平生惟聞予自洛陽歸得替眩疾咨嗟久之手書慰藉有加以為相見有日也而何意白門江上成永別耶嗚呼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限攬筆至此不自知其涕之何從矣因記嶺南之遊而終及之後之覽者悲周公之志亦重悲予之志也夫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陳宏緒

士有貧而無賤自古閭巷之賢若季次原憲之徒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者往往而是皇甫謐所傳唐虞以來八代之高士大抵皆貧士也貧然後植立堅而有以擅道德之譽兼之身世暇而有以成著述之名賢者之于貧也其甘之如恐不我值也至于貧賤之稱豈有一定之常格哉因乎其人而已顏觸告齊宣曰士貴耳王者不貴至以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壘驕語于庸君驚主之前繇觸之言王者猶不足與賢士抗而安問孤卿歟蓋道德尊而著述盛者其貴極于無尚如此且夫以道德而較勢利以著述而較輿馬宮室飲食章服其不足以繫此焉固也姑置良貴而語世俗子與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嗚呼趙孟之賤之吾無責也即趙孟終貴之亦趙孟之膏梁文繡而已又況枉己而求合媚寵而希寵僥倖一旦貽笑千禩則當趙孟貴之日其為趙孟之所賤也深矣等而推之貴趙孟者庸又愈于趙孟之所貴也歟其視道德尊而著述盛者賤不賤果何如哉陳安常吾里之貧士也躬耕自養似陸通披裘拾穗似林類隱處于徐孺宅旁閉肆下簾家無擔石之儲似嚴遵莞葭為牆耆艾為席似老萊子安常之貧可謂極矣而能讀書修行不苟然諾一時知其人者咸推重之楚有周君尤極敬服延致其家塾授童子易丁丑春安常忧于寇

警。堅辭不往。周君以書速之曰。某之歲歲擁簪埽榻以待先生。豈徒為孺子章句計。亦將依之以為吾里之模楷也。先生奈何舍我而高卧哉。安常不得已。復就周君。且索余言為別。余無足以重安常。以知士之賢者之果足貴。貧非其所病也。安常過臨皋步雪堂。憑弔赤壁。下俯大江之渺茫。履絕壁之崎嶇。因而追想漢魏之間。所謂一世之雄者安在。夫亦可以憬然於吾言矣。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江南布衣以理學著稱者。則有宣城施先生。施自魯惠公之子尾。以施父之字為氏。漢有施雠。唐有施士白。皆彪炳于載籍。宣城之族。不知分自何代。至元石硤山長璠而始有聞。數傳至養默翁志和。生思默翁尹政。則先生之父與其王父而為名人所誦說者也。先生諱宏猷。字允升。世家宣城之雙谿里。甫三載而母見背。七歲就鄉塾。穎慧異常。兒十四。習制舉業。輒能見奇。至三十有七。列諸生。又十年。年四十六而卒于其里。先生生平留心理學。雖偃蹇不售。而終以理學顯名當代。自王文成公首揭致良知之旨。闡明絕學于千載下。其門人王龍谿從而張大之。一時學士大夫。厭支離崇易簡。交相切摩于風雨晦明之中。月有講。歲有會。往來無虛旬。至盱江羅近谿先生汝芳。崛起江右。與文成後先輝映。所從遊較文成駸駸欲過之。然以縉紳居高



而倡奔走海內英才。未為難也。先生號布衣。獨能發揮肝江之傳。以提撕鼓舞於東南。初交洪元夫。而始有證人。既而北面盱江門人陳文臺履祥。日紬繹其微言緒論。湛深默識。操行飭修。被其風者。靡不感奮興起。擔簦躡屨。至傾江南十四郡人士。嗚呼。自有明二百餘年來。布衣中未之有也。當是時。海宇晏然無事。君若相汲汲于巖穴遺賢。如恐不及。其以理學徵辟者。時則有若姑蘇王公敬臣。西蜀來公知德。黃梅瞿公九思。豫章章公漢。建章鄧公元錫。或待詔翰林。或教授郡邑。雖弓旌未能如往代之盛。然業已被物色。邀蒲輪。先生獨抱遺經講論。卒未嘗沾一命之寄。御史楊公備兵副使。金公皆知之。而皆不果薦。先生亦竟夷然不屑也。庶幾哉。邈世不見知而不悔矣。先生之學。以見性為宗。以善與人同為大。而要歸于躬行實踐。嘗得叔父所遺絕產。不下千金。悉推以置義田。建義塾。錙銖不以自私。性好施子。視人緩急。不啻切膚。往往廢箸稱貸以相拯。李孝子實夫。困傭保中。力加獎掖。俾得儕于士類。未幾。李以友人寃死沁州獄。先生發憤。不遠數千里往直之。歲饑道阻。不得前。每語及輒泣下。師事文臺陳公。十有三載。左右服勞如一日。文臺沒京師。迎其柩。歸葬雲山。建專祠祀之。其見于躬行實踐如此類者。未易以枚數也。先生沒已四十八年。其令孫少參閔章。持焦太史所作墓志銘。屬宏緒為傳。嗚呼。理學廢于干戈。不絕如綫。

士大夫莫有過而問者。況布衣乎。如先生則雖特書屢書之可矣。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登。贈刑部主事。次曰舉。以詩文名。贈刑部別有傳。生平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性廉介剛鯁。少讀書。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福建司淹繫數百人。尚書軒公輒命繼宗往鞠。不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千戶李銘愛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鞠得實。釋嫡子。河間府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途盜逸。于法解役縱盜者。非同盜。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款愷慷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吾為盜。若為解役。庶可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抵京。械張文詣刑部。繼宗察文言動。疑非盜。再鞠。悉其狀大奇之。釋兩人。別遣役踪跡逸盜。卒獲之。于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外。適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以繼宗薦。乃命知嘉興。嘉興苦賦稅科徭煩重。且輪派叢弊。每夏稅視秋稅僅百一。里胥當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堪暴斂。逃竄。繼宗立法。併于秋糧中徵之。歲計通郡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額頒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為柴薪阜隸之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為祇候弓兵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

能斯者。繼宗決于咄嗟之頃。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強也。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充它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竄之周可立乎。可立股票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凶。竊盜肆惡。一郡患苦。家巨富。權要多為耳目。一日。叔桐鄉縣官絹。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以張無失主為辭。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民厭其壻貧。竄賄權官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官求益力。繼宗忽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為罰。聽別擇壻。權官喜語富民。富民輸金如數。繼宗忽持金召貧壻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辨。繼宗曰。汝悔婚以壻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壻不貧矣。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以執法故。見憾于諸權貴。顧自負其剛。鯁益甚。御史孔某按部至嘉興。氣盛不可嚮邇。某殺無辜甚眾。繼宗榜于衢曰。告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筆殺人如故。繼宗忽具輿馬戒軸轡。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憊。不足供大人脯資餽牽。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猝驅輿直入府私署。抵卧內搜索。僅獲敝衣一篋。圖書數卷。御史愕且恨。且愧。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他郡暴橫。要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迓于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迓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

麪具酒。候繼宗于舟。至則款飲。已出金爵行酒。繼宗手其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僭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留。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投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參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勸道瑾踵接。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擅用倉粟。據几為牘往案。吏書牘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揭牘至空中。旋繞飛揚。韓仰視間。方招呼羣吏。俄蒼鷹掠天而來。十鷹從之。如相嘯命。攫其牘。或爪或啄。轉盼紛如兩紙。韓怒曰。若固楊繼宗黨耶。吾將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羣鷹復至。若詬詈于舟之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愈怒。呼兵勇羣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益多。鷹益衆。韓猝無可奈何。忽一老鷹奉而下。擊韓。韓急以手蔽面。鷹又修攫其冠而去。至空中。衆鷹爭相爪啄。如其牘然。于是韓乃駭異。事遂獲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廉介。而鯁貪酷吏率望風解綬。鎮守諸貴及藩臬諸司。循往陋取。供億民間。繼宗至。悉革去。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糧見報。鬻子女不能償。繼宗聞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溢于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敢食其羨食。其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使罪。無何。丁母艱。歸。中

貴汪直往弔。繼宗衰經立墓次。直趨至墓。將其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宗曰。某貌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心銜之。司禮張敏亦汪直黨。其弟慶鎮守浙江。憾繼宗倨。時以語中傷上前。賴上知其廉而免。敏與慶又皆心銜之。制終。詔起石會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皇親勳衛暨中貴多暴橫。其管莊家人。侵占官民田土。園圃無算。繼宗至。訟訴旁午。悉奪而還之。會星變求言。繼宗抗疏。屈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于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濬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蠻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監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見驚相告。遂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服。俄擢湖廣按察使。下車未視篆。命祇候汲清水數百斛。洗刷樑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滌貪污之氣。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都布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舉公禮參拜畢。忽降階再拜曰。明日幸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為民。已。繼宗遂卒于雲南。時宏治元年十月也。計聞特遣有司致祭。繼宗在嘉興。僅攜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嘗語人曰。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穉婦女。獨稱包待制。吾慕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宗生平實無愧于拯云。

贊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于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攝。賴以保全。尤衆當兵書項裏殺官總憲。其壻千戶沈楨。怙勢為惡。繼宗每升堂。僉白牌。令隸立府橋。曰告沈楨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密緘狀于木匣。召楨父子。戒之改過。及秋滿。持匣付架閣吏。曰。郡有大事。啟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楨惡蹟。將加籍沒。吏持匣呈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楨近戍。已而嘉興人欲為繼宗立廟。楨子翰首輸金。曰。吾家得免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搏擊見能者哉。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甚于為郡。故余錄嘉興之事獨詳焉。

續書目記

余以壬戌作酉陽山房藏書記。今遂十五載矣。壬戌以前。閒從家大人于齊。于閩。于淮濟。然皆閒置署中。無繇縱觀都市。丁卯應試南畿。已還北。涉汶泗。抵長安。泛于金焦。東過錢塘。已又浮彭蠡。宿食海陽者二旬。乙亥之度。之木川。之臨汝。舟楫輿馬。殆無虛歲勞矣。然所至輒汲汲以訪求典籍為首務。在長安四閱月。時閣部院寺暨諸司新志告成。余念實錄之所未及。會典之所未詳者。畢載此書。一代之制度條教。備焉。屬友人遍覓之。僅得吏部太常二志。其後四載。舍弟士言官太僕。乃得太僕志。又歐邏巴國利瑪竇龐迪我輩。挾其徒傳西洋曆法于中土。徐元扈相國參驗而考定。

之著崇禎曆書識者歎其奇博余亦求之未得雲間姜神超入都門余往晤之就神超索所抄文淵閣書目神超許以見畀未數日而余已策蹇匆匆出春明矣卒未見文淵閣書目為幾卷幾冊也居南畿最久盟友王唯士焦弱侯先生之壻也屬其假先生藏書數種唯士曰焦氏書誓不以假人言之無益忽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鈿文海計一百冊書法工好裝潢精潔書費向余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邸無可質貸翻閱竟日低徊不舍已恐書費見厭坐所識他賈肆中託其持至更翻數過乃去中間頗得唐宋集十數種則皆海陽錢塘之所購也因憶余里居時二十餘年收藏典籍大半得于王趙二書賈之手二書賈遇坊間新帙過而不問惟從故家巨室索所藏簡冊索之故書多秘本而二書賈游名人文士之門殆徧且久于諸書某難購某易得有儒生學士或不能悉者而二書賈言之歷歷今王賈老矣以鬻書家頗饒王本安義人遂不復數至會城至亦不復以鬻書為事趙故世家子貧窶寄食數載以來嗜書者落落趙生計益困秘本日益以稀每過其肆敗索塵漫而已乃知奇文異錄非但安坐而讀之為難即其幸而致之于几案笥篋亦大非易事因取壬戌以後所得者彙為目錄二卷以續前目四卷之後庶幾海宇安恬烽火漸熄國無枹鼓之驚身無病魔之苦幅巾縕袍消磨歲月于此中則余生平志願畢矣或不幸而事

勢不能如意。則能得此書之人。即此書之遭逢。千百世之精神。其顯晦升沈。莫不有數存焉。余又何必過為之慮。因記之以貽來者。

### 韓偓論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愀然興舉。國無人之歎。其超然遠引。不降不辱者。獨一司空圖。實不可及。其次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為偓經營入相。岐王李茂貞既已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耶。未幾遂敗。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還故官。卒挈其族逃之閩南。述其出處。縱未若司空之超然。亦可謂進禮退義者矣。夫古之人。其處危亂也。或知其不可而為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為。知己之不可而愈不為。知不可而為之。非孔孟莫與。其後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即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類在時勢。而不在于己。苟其不可在于己。則雖值時勢之可。不以易吾不可。而況兩不可之合併而合乘。而又豈煩于再決哉。吁。偓之時。崔允朱朴裴樞鄭榮之徒。其所謂不可。



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賀賀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已。尤也。朴也。樞也。不自知不可。祭也。自知不可。而亦賀賀嘗試。吾見其獲免于殆者。幸焉而已。僥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絲而棼之也。吾以其言觀之。僥殆優于為天下者。然則僥之不可。非其己之有罪明矣。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為甚。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歎老嗟卑之意。僥何遂獨遠于人情。而勃然一怒。非其審時度勢之精且密。其孰能之。吾以為僥之怒庶幾乎尹之翼翼也。隨大理卿梁毗為安甯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為豪俠。遞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既以此相滅。今又持此殺我耶。吁。相而怒。金而哭。吾僅于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理財

易學實

宋臣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夫植苗欲其碩也。害苗者不時而去之。苗不可得而碩矣。牧畜欲其蕃也。害畜者不時而去之。畜不可得而蕃矣。天下之財。非盡不足。百姓非盡不赴公家之意。縉紳衿士。罹峻法以懲之。非盡甘如昔者。抗顏以蹈不測。良以害財者日多而日工。故生財者日勞而日拙。以生財者日勞而日拙。當此害財者日多而日工。吾恐雖欲生之。而生之不暇矣。亦將欲取之。而取之不給矣。民生安得不促。國用安得不匱哉。然則為今日害財之事者。果何在耶。一在徵斂之不時也。一在奸胥之中飽也。一在雜派之橫流也。一在功令之繁瑣也。一在貪吏之酷烈也。一在本源之不清也。何謂徵斂之不時也。夫天之生財有時。人之逆力有候。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乃土膏未釋。追呼在門。前代之法。夏稅必於八月。秋糧必於十二月。茲顧新糞未吐。新畝未播之時。催科何太急。刻限何太促。而創補何所措耶。何以謂奸胥之中飽也。有一圖必有一圖之簿。承有一戶必有一戶之勾管。公賦未入。私覲先之。正供未半。旁費過之。問何以逋者終逋。抵欺有人也。問何以逋者非逋。推移有術也。甚則放赦雖出於朝廷。恩膏盡肥其私橐。官如虎而吏如鬼。虎可搏而鬼之魍魎可影測耳。何以謂雜派之橫流也。夫京運存留。

條鞭具在。增之不得。損之不得。然無如軍興旁午。使客往來。陸需夫役。水索舳艫。雖餽糧芻秣。動曰開銷。而不知朝廷雖銷算。郡縣仍派於民間。至若供帳廚傳。與凡衙前官物之類。又其科派之小者也。是朝廷雖曰禁私派。而私派已公行矣。大吏雖曰禁雜科。而雜科且益甚矣。輶車入境。旗旛在郊。官吏笑而一路哭。三空四盡之時。其何以堪此乎。何以謂功令之繁瑣也。夫保甲者。古今之良法。奈何保甲之令一行。鄉亭之悉索盡矣。以興水利為愛民。而薄尉之谿壑。即在陂塘。以散官鹽為普利。而戶口之苦海。深於饑政。故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令不如省一事。小民乃得享治生之暇日也。由是而貪酷之吏。在所宜懲。蓋近日認貪為幹濟。教酷為風采。人人自喜。在在成風。是以奸胥之中。飽貪酷之分甘也。雜派之橫流。貪酷之漁獵也。功令之繁瑣。貪酷之奇貨也。且小臣以繭絲之能否為殿最。大臣又以苞苴之厚薄為幽明。黜陟無憑。賞罰不當。本源之地。偕差若是。又安望守令之能休息元元。樂田里而勤樹畜。以成國家之大儲哉。嗚呼。六害不除。而豐財是亟。雖有善者。如之何哉。

慕伯子歷游雜詠序

甲辰初秋。晤慕閣伯於虔城。是冬。閣伯游長汀。今年春二月。從汀州再過雩水。出其歷游雜詠。使予序之。嗟夫。閣伯為吾師雲怡先生伯子。先生歷官中外三十年。所至

倡明理學。以清節貽後人。至其身殉太原。忠烈照耀。閻伯當以恩蔭金吾。棄而隱去。陽山太湖之間。不出土室廿年。一旦念其先人。勲名教鐸。著在先朝。門生故吏。幾徧天下。遂攜兩僕入金陵。上蕪陰。躡天都。新安。出安仁。乘舟彭蠡。上南昌。溯十八灘。極閩汀道。三千里之遠。所過名山大川。通都勝地。舟車跋涉。寒暑晴陰。交遊酬酢。無不見之於詩。此何異延陵公子。歷聘上國。歌風詠雅。品題不爽。閻伯顧吳人。數千年後。猶有遺風耶。然閻伯非荒於游者也。大江之西。私先生微言奧義。以自淑者不少。閻伯顧欲以家學相證。乃或者視閻伯為叔教之子。豈知閻伯者哉。閻伯向予言。行將西望太行。長歌痛哭於晉陽熱血之地。予告閻伯曰。吾師之氣。蓋已結為日星河。風霆激號。江海怒濤。何在不可見。閻伯歸乎。歷游諸編。其即楚招之章也。

雩都縣志後序

以天下視一邑。則一邑小也。合天下之邑。而後能大天下。則一邑大也。邑有山川人物風俗。好尚制度文章之類。常與天下相為盛衰。則大天下。尤不得不大一邑也。昔之人常取山川之清淑者志之矣。常取人物之出類者志之矣。常取風俗之異尚者志之矣。常取制度文章之繁重者志之矣。然賢否善惡。紛列繁陳。未嘗不寓是非褒刺於其中。其所以彰往。昔勸將來者。略效史家編年列傳八書十志之意。兼總成文。

可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抑又安可大天下而小一邑哉。嗚呼。此盛世之事也。予嘗考於書。當有明三百年休隆之時。成是書也。僅三見焉。一成於孝宗宏治之甲子。一成於世宗嘉靖之丙寅。一成於神廟萬曆之甲午。當是時。海內文明。邑有賢士大夫。主持於上。而鄉之執簡者。則有主政袁公端。御史袁公濤。中丞李公浚。先後修葺。是以名實簡核。久而可傳。其後當神廟之末。又當親見先君子。同邑先輩文學。重加增訂。開局公堂。筆札供膳之具。左右承事之役。不減大官之奉。而諸先輩晨入暮散。兢兢以是非之衡自任。一時故家舊裔。奔走瞻望。冀為厥先祖父獲一筆以為榮。此豈非上下同風。重禮義而敦名行之盛哉。今國家定鼎十九年。長山李侯來令吾雩。咨於廣文臨川萬與安。南昌楊子齡二先生。以總修志事。學實乃得與聞於几席之側。深有感於賢大夫師儒主持在上。而自愧不能如袁李三鉅公大文彪炳。照耀來茲。次亦不能如先君子與諸先輩之相與有成。以尊養儒生。力持是非之定衡。是以臨文增懼。不敢自任。故凡纂葺刪補。攷核謹嚴。虛公廣集。則謝君天詔梅君貴英實有專勞。而黃君宜發邱君昇允博議酌裁。以襄厥成者也。書成就正於萬楊二先生。以上於李侯。還付梓人。學實不敏。躬逢其際。僭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自明固陋。而幸附於諸君子之後。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八

萬應隆字道吉安徽涇縣人前明崇禎己卯舉人入本朝不仕有三峯文集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封建郡縣總論

安劉必勃論

李勝族曹爽論

季漢論上

季漢論下

魯仲連論

田橫論

選兵策

獨斷

兼聽

端教上

九 八 八 七 六 五 四 四 三 三 二 一

端教下

十

用舍上

十一

用舍下

十二

予奪

十三

財富上

十三

財富下

十四

田息上

十五

田息下

十六

減賦

十七

加賦

十八

荒政

十九

秋糧

十九

屯政

二十

明刑

二十一

讐恥辨

二十二

劍說

二十三

文說

二十四

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二十四

戴

笠

字耘野吳江人明諸生著有流寇志殉國秉編骨香集舊集發潛錄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陽秋永陵傳信錄

潘力田傳

二十六

高蹈先生傳

二十六

顧

偉

字英白同里鎮人著有格軒遺書四十五種

唐詩彙選序

二十八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八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萬應隆

天下非無兵之患。無民之患也。兵不足。可召募以充。勾釁以充。兵不飽。可加派以養。橫征以養。然亡何。民十二化為兵。十五化為賊矣。天下治。民輕兵。天下亂。兵虐民。此長征之制。率為後世禍也。孔子象易師卦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晦庵解之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愚未暇深譚易也。請以兵制之利害明之。自元象著旄頭之星。羲易垂弧矢之義。古之聖人。殺人亦有道。則以亂止亂之權也。故師者。衣裳乾坤。經綸屯險。擊蒙之事。飲食之輔。聽訟之大端也。黃帝遠矣。周公作周禮。宗伯治軍禮。司徒治軍政。兵其始詳於周乎。以井田推之。三代蓋同一制也。嘗讀周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然則戍兵由春歷冬。周之未東已有之矣。漢之高祖。初因戍卒舉義。故承秦滅井田之後。遂不能復古兵制。於是以南北分軍。南軍環衛王宮。北軍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於縣官。而不編於齊民。雖其君英將勇。用之而足以強。然食馬民間。至於欲斬縣令。亦足明變古賦乘之流弊矣。唐初府兵之立。論者謂其有四善焉。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國弭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

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於民。衣糧出於民。而上無養兵之費。自張說變為彊騎。於是更番迭上之兵。一易為長征。而藩地漸強。王室漸弱矣。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當時名臣蓋嘗有慮焉。聚天下不義之夫數十萬。使盡荒其故業。而又假之以不仁之器。事平。一旦欲盡散之。必不能安。由是觀之。宋甚苦召募長征也。且國家不能一日而晏然也。苟上帝顯相。內外無警。斯亦足國惠民之日矣。然戍邊之兵。不可撤。額設之兵。不敢廢。是千里之國。當有百里之擾。三年之內。率當一年之飢也。故天下之財。未嘗相載而之域外也。蓋坐困於卧戈之士矣。且其人又非能投石超距。洞七札。舉一矢也。事起則百金募壯士矣。又招降盜賊。借兵鄰國矣。此平日農勞而兵逸。農貧而兵不得富之明弊也。故人主欲靖國家。奠社稷。莫若強兵。莫若裕民。周之時。衛以元侯之國。又得邶鄘之民。而兼之矣。宜天下莫強焉。乃一舉則狄戕之。至式微渡河之後。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豈非徒衆之未足恃。而生聚教養為足兵之要道乎。魯宣公履畝而稅其法密矣。然財計益貧。公室益弱。蓋稅法既變。必兵制亦亂。古之稱治國者。兵賦一事所從來矣。是故西北之勁騎。東南之步卒。江淮之水師。非有勇怯巧拙之殊能也。用其人。守其土。衛其室家墳墓。苟秋冬訓練之無失。慮無不一而當百者。易置其水土。

之宜。離棄其父母之鄉。則枝違情渙。百而不當一矣。此非用之違其方。抑制之養之失其道也。夫後世而欲復府兵之制。寓井田之意。使兵農不相病。而天下長治。其惟屯田乎。置百萬之師於郡邑之中。散百萬之賊。使安帖無警。非田皆無以矣。且民無養兵之費。而國加賦稅之民。是率千里之國。而坐益地百里。總三年之計。可免一年之飢也。古之人。行之國中。未已也。行之邊地。猶未已也。班仲升控服西域。斷臂匈奴。亦用屯士之力。然則雖夷狄戍土。可不費中國斗粟而食之矣。故治天下者。用天下之民。使民自以為身後。則其事理。苟使一民而見為天子役之。則不理。是以三時農一時兵。而反強。終身操戈什伍。相習而反弱。牧守治之百里一官。而反戢將帥統之。什人一長。而反驕。論戶出兵。迭作不止。而反公。金錢顧募。稱子奉之。而反私。此聖人之制。所以為後世法。善讀屯者。不必封建。而以久任守令為近於封建。善讀師者。不必井田。而以屯田寓兵為近於井田。苟治國家者。而不明於大易之旨。雖太宗反覆於韜鈴。孟德殷勤於新略。廟祀太公。配吳起等為十哲。亦何益於武事。况本計哉。

### 封建郡縣總論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予曰。改封建為郡縣。亦勢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何也。當戰國之時。大兼小。強食弱。百姓圯宗滅姓。骸山血川。皆為諸侯耳。既無可

以復建之理。而秦之功臣若再驚起。翦之流多殺人者為首庸。天亦不宥復建之矣。其賢人又經焚坑之餘。縱有遺佚在野。秦抑何從而物色之。故其流官守令之制。至今勢不得改。大勢所在。人爭樂趨者。即人心之公。天道之自然。故聖人不之易也。民間興起為善。既無世類可拘。則富貴爵祿。自宜迭受。天寵未必喬木多陰。而新田無芑也。是故郡邑之後。必不可復為封建。猶私田之後。必不可復議井田。聖人因時行制。然上有道則法皆治。上無道則法皆敝。不獨秦更制之後。即三代之時。莫不皆然。以功臣為可恃乎。韓彭何以不終。以同姓為足倚乎。七國何以驟亂。以多予之事權為有益乎。唐之藩鎮。何以反攻其上。以徙寄之祿。號為易安乎。閹獻輕得志於諸藩。天潢之子孫何辜。以保舉為得賢乎。三國之季。士各死其私。愆於漢室。何有以制科為獵秀乎。不獨詩賦見恥於壯夫。即明經亦反驅為學究。凡皆賢士進身之路。未必定福國利民之全算也。然則王者欲久安長治。操何術乎。封建與郡縣並舉。而郡縣優同姓與異姓並樹。廣樹同姓為優。制科與保舉同登。保舉之中。孝弟力田為優。制科之中。經義富策為優。諸善政之中。簡賦役以養。興學校以教為優。而王執有矩。則諸侯繩守令尺。柳子梓人之傳所為。又有作也。後世以秦為無道。故多疵其政。然守宰可攝天下。而易一其統馭。非秦失也。

安劉必勃論

天授創業之君。曉於天道。審於人心。察於世變。明於知人。任使。故能揆將來之龜。若指諸掌。而措之磐石之安。唯用一二人。行一二政。而天下晏如矣。劉高祖誅秦馭項。不勞而成大業。所心折而深忌之者。齊王信也。前不得已以詐王之後。不得已以詐侯之。欲誅之。則顧其功高。恐無以服天下之心。然意未能釋。然忘也。而呂后能指顧而誅之。蓋閭閻之中。遂隱若一敵國矣。方其入關。破秦婦女一無所幸。此豈耽一戚姬。遂欲亂嫡庶之防者。蓋以太子仁弱。恐權竄於外家。深慮在呂氏也。反復無已。倚太子於四皓。託庶子於周昌。非真以為必可恃也。所恃在宗室之樹矣。當時封國太侈。委政太重。外勢太盛。帝非不知慮也。以為不如是。無以制呂氏。而抑諸呂之權。勢有所偏重者。適事之宜也。外挾強諸侯。內挾骨鯁之臣。產祿庸才。決其無能為矣。樊噲健將也。鴻門之謝。氣奪強羽。出死力以衛帝。功亦多矣。一朝赫然。命陳平即軍中戮之。忌其為呂氏親黨耳。然噲不死於平。而死於疾。此天命也。后蓋已心創之矣。后一失行。殘忍之老婦人耳。肆意於嗣子。棄毒於戚姬趙王。帝亦知其必發。故於戚氏愴然涕下。然遂慮其如唐之武嬰。改唐為周。篡奪社稷。則知其必不能者。外有強諸侯。內有大臣制之也。方是時。劉氏已安矣。而帝病語后曰。平雖智。然難獨任。周勃厚。

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此一語已褫呂氏之膽矣然則后何不違勃不用而別樹其私人后亦憚外諸侯之強非諸呂所能敵且恐陳平食其輩輕折而從諸侯則甚非呂氏之福故不為也然則帝何不有以處呂氏乎太子仁弱國勢危貳假老主母之智足以彈壓是昔人已密窺之矣故帝亦不為也七國之禍折於亞夫淮南之謀寢於汲黯皆持重骨鯁之臣耳鯁臣固有益於人國哉吾於周勃乎益信誼之哭錯之憂偃之謀以俟後人可也

### 李勝族曹爽論

阼則阼矣而血氣治此診而知之者也哭將死者懼既死者憂夫既死而有懼聲以察其奸此聞而知之者也望其色察其侍御疾之誠偽睹微者皆見之李勝不知司馬懿之詐是不智也知而不以告是不誠也致曹爽於族誅是不仁也釀成司馬之篡是當逆也司馬氏父子之心路人所知也假令實病且廢凡仕於魏氏者宜朝夕以幸其死何有流涕哀之使爽兄弟輕信以出遊罹此大酷也哉曹子丹佳士生此狃犢固天所以報曹逆而奪之魄然非李勝所得議也故爽之族非懿族之亦非何晏諸人共族之蓋勝獨族之也夫權勢所集唯仁者能運之智者能操之詐者能勦而奪之逆操所以得手制羣雄以天子在許也袁紹不能移天子自近故雖地廣兵

衆而受制於操。桓範謂爽曰：盜賊劫質家人子，尚望求生。今與天子同行，肯受制於人耶？方範之得出，懿曰：智囊往矣。策之曰：老馬戀棧豆，不能用也。爽果不用範謀。樂釋太阿，舉刀與柄奉諸舅人之握，且惟恐其受之不速，持之不固也。而規為富家翁，以待時移。此亦董卓郿陂之志也。然後範乃愀然歎曰：今日坐卿族滅矣。故範之族亦非懿族之蓋爽族之勝族之也。髦之有濟爽之有勝，皆天也。然曹氏有一桓範而不能利用，其不免亦宜矣。噫，又何莫非天逼範使莫用，且罹凶耶？

### 季漢論上

呂氏言周之失策，未有如東遷之甚。蘇氏言昭烈之賊在棄荊州而入巴蜀，為入而不易出之地。夫荊州之不宜棄信矣，謂遷者則不復振。巴蜀必不可有為，吾竊以為不然。周之後遷而後躡其初也，屢遷而成王業，遷何罪哉？存乎有為而已矣。故宋南渡而不復殷數遷而無替，此其效之章灼者也。西漢始於漢中，鼎業以建。季漢專巴蜀而固之，社稷隨傾，故必有越隴輕關，凌江狹漢，過河窺海之志。然後蜀可入，亦可出不擇地而爭雄，可皆有為於天下也。觀襄陽度險水陸兼進，鍾鄧糜傳之功，明修暗度，發卒濟糧，蕭何韓信之所規，而後知艱入難出。蘇氏蓋以蜀人論蜀事，而未策於古今之全勢也。方漢之委荊州於一將，然不料其不能守也。蓋羽自負其絕倫超

羣視權操若無物故忌避藐蒙信詐忘奸失之以傲而漢之君臣亦漠然若不相聞何信羽之過而棄羽之篤也昭烈與羽君臣義篤其獨守荊州陵鑠中原始宜擇一將與之同謀翼勢後宜急命數萬之師相尾繼發漢之諸將惟趙雲志大勇決達於事機雲可任也然漢亦知羽簡忽護前必不肯與雲協心共濟又嘗與吳合力拒操吳決不肯敗盟棄好北嚮而與操以便即不能得志於中原然羽必可全荊州必可固則亦疏於計矣漢之君相皆以初入蜀中內治未備狃於鼎足之算規撫已定欲且因險以為疆畫地而守之然後俟有餘力則開關而謀所嚮遠交近攻得寸得尺歲闢國百里亦足以雄然不知漢欲驟進力攻與秦勢不相同秦屢世富強精銳難銷又六國心志不一故秦得從容暇使擇肉而食漢一日懈則終身挫一步卻則矢亡鹿逸不足以復得志於天下矣胡不取周之所以弱公孫述尉佗之所以亡與高祖之急越漢中屢戰屢衄而志不衰者一發憤而縱觀之也

季漢論下

老泉氏稱孔明治國之才至於軍旅之事或非所優是顧軍旅於孫吳也而後之讀出師兩書者又以為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古者王師帝佐莫或過之吾謂此兩論者皆有之蓋孔明從容謹慎開誠布公以王道治其國欲內治純固後議其外然或失



之過緩也。方其借資同姓，假地東吳，立國已有其基。謂宜薦賢輔益，身協羽以制荆州，開屯練卒，義聲先路。北嚮而責漢鼎，於時將有趙雲。吳有魯肅，漢有隱忠，經義者皆未嘗一日而忘漢賊之分也。明大義以曉天下，奪奸操挾主之名，以褫其魄。跨益履荆，問南陽，規關隴，襟江帶河，以飲其馬。汴洛之間，未必遂無事也。而中原已在其度中矣。臧操丕、臣東吳，然後王業始可以息肩。即欲先南征而後北伐，渡濫禽孟，豈無可任之人？何必需之最久？身在行間，始獲濟哉。庶去統亡，固堪竝悼。而內沮然水聚濕，火致燥，賢者必有其輔。奚至小大之務，必躬親之？至以食少事煩為敵人，所算不唯日力不給，而心思亦有所不暇周矣。隆中抱膝而吟，自比管樂。夫一桓公之身，前任管仲而霸，議者謂為鮑叔之功。後任豎刁而亂，則管子不能薦賢去佞之過也。先後主雖兩世，若一齊桓。先任孔明而王，蓋司馬徽之力歟。後任黃皓而亡，事尤與齊相類。後之人豈無遺恨哉？當出師之際，尚有琬、禕允之可任。未可謂先帝之朝無可薦而屬也。協利固吳宜以身任，而失之疏，重師輕發，不能力爭，徒致歎於孝直若在，必能禁東行，即行亦不至於敗。豈臣主魚水之歡，反不若孝直哉？或謂孔明以正道事主，君臣之間，魚相忘於江湖。孝直術禁勢格，多方以濟，緯蕭獺祭，然後魚可制也。予獨怪乎先帝之明，不能舍子立孫，臨終顧命，而謂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自取之諸葛君豈自取之人哉輔嗣子是也拜表出師失之太遲荆益初定臣主道合不以此時及鋒而用待良將已亡銳兵耗折然後圖之難為力矣公亦自謂即不動師王業亦亡坐而須亡毋甯北伐又謂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則不如兼行魏延之策奇正並施或者幸有獲也王者之師必出萬全而將星已落營中矣萬全安在哉然使任魏而敗後之人又未必徒咎魏也吾猶以孔明為正當是時司馬懿固勦敵也然則北討宜於何時發人臣去君側之惡義不延踵當不待荆益之定也必不得已俟國力之完其改用伐吳之師乎至於荊州者劉表之荊州也表之同姓理宜有之况破操獲地昭烈君臣親在行間豈得無尺寸土相藉天下者漢之天下也漢氏子孫理宜制之顧言借言還又言割半是教猱升木矣吳史稱陸伯言意思深長顧闕漢以便操其意安在吾併表而出之以告後之昧於大義者

魯仲連論

魯仲連射書聊城解紛之豪士耳然不肯帝秦至欲蹈東海死之則凜凜綱常孤竹二墨之伯仲也方新垣衍肆為邪說欲媚秦以自重使非仲連折之其主不敢不俛首而聽方是時何無垣衍哉六國皆折以從矣秦改周自立旦晚事耳然則天下共主得以一日安其位延其祚者蓋一士之力也豈特周之文武賴之其自三皇五帝

以來一日無暴諸侯肆然而篡天子之位則一日天地冠履上下清甯之恒體尚未  
隆也方秦之強而恣其無道也號令行於六國故張儀至楚而楚不敢誅其欺索太  
子丹於燕而燕不敢愛其嗣且烏頭空白馬角徒生荆軻易水之精誠得以上徹於  
虹日而天地鬼神不克自必其徵信以保其佑命則秦之威亦殫矣况橫暴之世刺  
客林立於天下曲者鉤衡直者利刃言脫於口則鋒集其體矣匹夫之身何所持以  
無恐故士患不能置生死於度表耳誠能必行其志誓以一身易泰山之重將險犯  
之而未必死若良之狙擊於沙中是也氣凌之而未必死若相如之完趙璧於秦廷  
是也黃石暗贈圯橋之書鎬池君明唱祖龍之死神何必無公憤天何必無曲眷哉  
苟其怵於心憊於慮將重垣石室塞人何嘗率長生刺舌緘金暗者何能終無恙耶  
故七國之天下非秦之堅甲利兵能亂之能撓之乃七國縱橫之士交亂之撓之而  
交亡之也天下之勢強國代有乘時自利之臣不乏反側無信者乘主志之不堅而  
顛倒搖惑之不懼不回卓乎以三綱為己任之士未時生也若仲連者豈不誠偉矣  
哉汲黯在朝邪國折計固矣孔融議論漸廣正立有鋒而篡臣必置之死然操終身  
不敢為逆論者亦多歸功焉然則烈士匡時扶教之力又在貴賤生死之外也否則  
孔氏春秋亦匹夫一時之書耳何必告備於天自鄭重之如此其謹乎

田橫論

武王同心之士三千人。滅紂興周。句踐以君子一軍。沼吳霸越。得士之效。蓋如此。然田橫以恥見。漢王自劉。死二客從之。皆自劉。海上之客五百人。聞之皆死。無一生者。古稱得一士而可興。五百人所表見。何其狹也。或謂橫輕來輕死。行同兒戲。與田榮之初。輕撤國備。又輕烹鄒生。皆躁動無謀。不足輔也。又或謂自古無以客成者。客則束持不可行。徒義相霸耳。故四公子之徒。不能輔其國以強。而予謂客之為稱。猶之稱鄰稱友。此美其臣與士之辭。未可以損其實也。漢之季也。得士之死力者有三公焉。臧洪怨主人袁紹不救其舊君。而閉城以自見其心。紹不能赦之。以勸義。顧讐敵攻之。至城破之日。城中七百餘人。無復存者。故當時之士。願與洪同日死。不願與紹同日生。蓋大義所激。其介介如此。杜襲為西鄂長。荊州出步騎萬人攻之。襲率吏民五十餘人相拒。守死者三十餘矣。仍十八人。皆被創。無反叛者。諸葛誕之賊。士被獲者皆拱手成列以待戮。人人不降。以至於盡。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烈如此。雖曰極亂之世。人肯輕生抑義。訓分明。加以拊循之恩。淪入心髓。故不可復奪也。唐之亂。則張許二公之守睢陽。至婦女皆為之死亡。何救至亡。何賊斃。然勢窮不能待。誠天以完節。付一城之人哉。善乎巡之言曰。身死節完之日。即功成業立之秋也。敗亡。願

何害亡而後知存敗而後知成耳。吾得而暢論之人之有心。此物之性。天之命也。得其心斯所以盡人物之性。立天地之命。根本之所繫也。使九州之大千歲之久。唯飽煖安逸萬物從同。皆充充然適融融然樂無有阨窮固結之處。漸之則陽散陰消。覆載不相屬。日月失紐。川竭嶽流。造化或幾乎息矣。故孔子與子貢論政。權宜之盡立經常之論。至於去兵去食而留信以死。此謂受事之初。方欲有為之始。而民窮財殫。伍虛地廢。或天災總至。敵寇迫切。七年之病已。三年之艾無暇求也。雖湯武更生。不可復行其政。故發此本論。為萬世立人極。今論者謂兵食既足之後。始可以議去。然既已足矣。復何為而去之。且聖賢既措手於其間。則七日可効。朞月望成矣。何有必不得已又必不得已哉。外矣。外矣。此猶言田橫之客。可不必死。皆過論也。

### 選兵策

國家能棄虛文。崇實效。行督責。以任天下士。即不必急言度外之人。夫已可以論將矣。天下有事。正勇者奮袂。智士創功之日。顧一効不售者。以為兵無足用故也。夫計餉則苦兵多。圖賊即苦兵少。然賊不可圖。歟。兵必議增歟。古之談兵者。以為能殺兵之半。然後可以勝敵。今不能殺一兵矣。我不能殺一兵。而敵能殺之。故兵畏敵而不畏將也。能殺之。然後能用之。能措置之。然後能殺之。則盈縮操於將矣。明初神謀偉

略設錦衣等十二衛建五府留守等四十八衛於留都外設都指揮使司列於直省總計留都兵籍無慮十二萬推之天下無慮百餘萬而邊兵不與焉後又益以民壯殺手之屬為郡邑之兵大都又無慮百萬此皆平時百姓賣兒貼婦所養之無用之日者將貪其一日倉猝之衛耳及一旦有急而有百餘萬名籍之中卒不得其一士之用如是計不得不率百姓之財以募新兵而養客兵而民益困矣又不得不率百姓之戶口以勾僉丁壯而僱募武勇而民又重困矣今之衛兵即古府兵之制而管子所謂內政寄軍者也至於所募之兵則張說殲騎之遺而昔人所謂僱役之義類也夫募兵為合之眾其不能殺賊宜矣邊兵能殺賊而不欲者以衛兵之怯故也若衛兵亦能殺賊則邊兵貪利奮功人思殺賊自効矣故今日為滅賊之計莫若使邊兵勦殺之土募衛兵堵截之踞險以待選銳以衝毋使賊常逸而我常勞賊常為主而我常為客渠魁既殲脅從自散所謂攻其要領而使之情見勢露即百萬之賊可計日而盡也至於禁旅則萬毋遣中官貴勢最足撓人成算而禁旅之囂驕也賊至則先走賊去則奪人之功以墮戰志自昔而談之且使四方輕朝廷矣及賊之平即返鐵騎於邊關歸土募於民籍而一專其訓練於各指揮使及郡縣之所統使之武事修屯政舉以寬民力而壯國威盜賊竊發即督其人撲滅之力復寓兵於農之制

又選練畿卒。崇居重馭輕之略。卽九邊鐵騎虎賁。不發一矢。而外敵屏跡不敢動矣。今遽令於衛兵曰。不能殺賊。不得爲兵。彼且曰。上急我。則我爲賊耳。事平徐令曰。不能屯田。不可得食。必趨龍畝。恐後矣。然後又徐出令曰。射不及格。藝不及衆。不得授田。必日事訓齊。恐後矣。或曰。聚天下驕悍之士。使一旦而盡出於耕。人情之輕亂也。得毋有把鋤太息登隴上而發雄思者乎。曰。前此未嘗屯田督士也。賊自西來。罷民響應。今不算利害之大端。而憂意外之變。此守令有司責也。豈可以撓國是乎。邱丈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得一良守。如勝兵三萬。得一良監司。如勝兵三十萬。然則得良樞臣。如勝兵三百萬。一良宰相。卽三千萬也。故用人理財練兵選將。皆末道也。而用人猶庶幾近於本矣。

### 獨斷

琴瑟專一。誰能聽之。然五音備陳。而鐘鼓之時音。不可忒也。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然五味兼飴。而五穀之正味。不可亂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專也。三人損一。不其二乎。二則耦矣。大都耦國亂政之階也。上一人緝熙於羣言之中。參伍錯綜。以定國是。非師心而獨處之也。蓋必有折衷之言焉。既有獨契之言。卽爲同心之士。以一哉之王心。聽於不二心之碩畫。則人主克協于一矣。雖億萬心猶

一心雖億萬人猶一人也。帝臣師王臣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蓋言友也。故易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金之堅也可以斷之，斷可識矣。若羣言淆雜而擇之不精考之不詳，慮之不決，守之不靜，如治亂絲操刀不割，即一人之心且往且來，日憧憧矣。何斷之有？故人主之自稱也曰孤曰寡，雖為求助臣民尊而自謙之語，抑明不黨不比能用，人而不用於人，有首出庶物之旨焉。左右皆曰可用可舍，可殺咸聽之，諸大夫皆曰可用可舍，可殺咸聽之，則已慮之於獨，揆之於道矣。及其合於衆心，慙於輿論，然後以慎察之以斷從之，敢於生人，敢於殺人，雖其親昵誰敢撓之？天積衆剛以自強，人主所行皆天之道也。今天天無私覆，其愛溥矣，施惠於物也亦曲矣。然其欲為春則必春矣，欲為夏則必夏矣，欲為秋則必秋矣，欲為冬則必冬矣，決之於獨，準之以同，序成而不亂，政行而不疑，五行不敢奸，萬物不待請何剛以毅也。至高不擇細壤至大不奪細流，然江淮河濟或急或徐，或潛或著，皆不假餘流直趨於海，故王者敬而祭之，師其果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兼聽之謂也。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內正外直，審固而發必不枉矣。上帝臨汝，無貳汝心，獨斷之謂也。

### 兼聽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從同也。在輿過三人以上，或式之，或趨之，或下之，言從衆



也水則問魚歸則問老馬況其靈者乎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蓍龜尚不敢陵況於人乎聽於通衢詢於芻蕘輿論尚或采之況賢者乎矇有獻矇有頌矇賁尚或師之況於視聽之倫乎士獻箴庶人傳謗工執藝事以諫市正廛物價以詔于王況於公卿大夫者乎是故成王之慮事也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太公在前史佚在後此四聖人者莫不一人而兼萬人之智是成王常以數萬人治也以一人之目視不若以衆目視之明也以一人之耳聽不若以衆耳聽之察也以一人之心慮不若以衆心慮之睿也以衆視明明於重瞳以衆聽察察於四聰以衆慮睿睿於七鑿雜議紛塵歸於數端區分縷析其要兩端而已矣或言冰或言炭吾夏欲握冰寒欲圍爐兼而進之皆適吾時矣或稱方或稱員吾欲左手畫方右手畫員雜而試之皆佐吾巧矣或語陰而意暄或義陽而志冽吾欲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參伍用之皆協吾恭矣或孔氏理勝或公孫辭勝吾信臧之必二耳白馬之必馬折衷聽之皆澤吾辨矣故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狙偏聽之智者長朋黨之私一致百慮同歸殊塗不即邇不遐遺朋亡所以得尚于中行也孔子之聖始聽予帝堯之仁且試伯鯀刻印銷印改慮俄頃解鈴繫鈴奏功於兩言以無我之聖裕知人之哲不逆不億無意無必志清於靜鑒茹於虛察比干之心存張儀之舌兼聽之謂也

# 端教上

有明一代之敝政莫甚於以天子之國學紀綱耳目之地國家人才之所自出公使民間富有財者之子弟雜然與貢舉而來是學之士與勳臣戚里之胄子大臣恩蔭之任子將仕而先學於是者並衣冠共體貌而皆為天子親受教之學子其教也又不責其成但粗畧應故事皆得按期日而起為天子治民之吏又何怪乎天子之民社之率不得其助而仕於他途者之公章寵賂皆毅然無所疑忌怛怛於其心至無所忸怩於心而俗斯不可得而挽救斯不可得而為矣故後之為天子者操馭富馭貴之兩柄必使富之與貴截然必出於二然後天下可治不然將治之而愈亂其說曰民之富者非不可貴也苟因富而得貴者刑無赦士之貴者非不可富也苟因貴而得富者又刑無赦如此則富與貴不相為民之黠而貪者將不甚殫暴於富以為求仕之媒亦不敢輕誦求貴之念侈然為羔鴈取償之地而天子馭富馭貴之兩柄不至合而為一樹倖民出財求仕者子母相權之標的然後民病可得而瘳敝政可得而革也今夫詔之學者所以裕仕之之具詔之仕者所以申教之之指故教之之途不容不出於一仕之之途不容不出於一教之仕之之途不容不合而出於一故學校之求與所養與所習或以文或以行盡然而必歸於一責於一則天下之人本

不容不出於此。若夫上之人明以財而招之，下之人亦明以財而避之，則人才斷不出於其中。何者？彼原有苟自賤之心，又挾奢於求報之策，則上之人不容不苟爵祿之爵，祿之而不效，又甚不效，則或欲至於黜之刑之，而彼苟自賤之術與奢於求報之故智，又幸可以一試，或又幸可以一當，而天子卒無如之何者，勢也。故嘗為之說曰：今之學校之士，所俛首肄習於文章之道，求以進其身耳。至於仕則所習非所施，然不害也。又今之為自課之文，與試於有司者之文，與拜自獻於天子之庭之文，聲律格制，至不相等，則是所學非所試也。然亦不害也。試於有司之籍，既錄其優於文矣，又備書其無虧於行，是則試於有司之士，行與文兩無專優也。然亦不害也。故古之四科之士，常分而後之，四科之士，常合其初進也。以文或兼以行，及仕於有司之職，則以政事仕於臺諫之官，則以言語宣其才，與學之易有兼長哉。誦詩讀書，講明聖賢之道，服習貫串，以養其氣，一其志慮，其術未嘗雜，而心未或苟自賤也。故其仕嘗優，而未至於大段皆潰，則上之責於下者純，而範之以隄者固也。是故五行之質，金為最滯，五行之屬，金為最慘，夢不潔及於其身者，且或有錐刀之獲。若是乎金之足以賤人污人，而無益於人之國也。顧可以問吾治道之粹，雜亂吾學校之教之大旨哉。教不幸而兼及於此者，其教必窮，政不幸而謀及於此者，其政必盡，敗不救。

雖其不獲已又何賴焉。

端教下

擅富之物亦多端矣。玉吾知其足以薦於天地與鬼神也。布帛菽粟吾知其足以衣食人而弼壽命之元也。難豚之察斗酒之藏吾知其足以燕賓客而頤高年也。材木吾知其生足以室沒足以藏也。龜吾知其足以卜疑而成務也。鐵吾知其足以便於耕便於鑿便於戰也。鹽吾知其足以調五味之正助於養也。漆吾知其足以屬疏而膩綴也。馬牛之畜吾知其足以負重致遠通天下之計聚天下之財也。羽毛竹箭吾知其足以洞堅而速銳茶絹之屬吾知其足以輸於國柔遠人而輯不庭也。夜光之珠吾知其足以代燭火之末照也。若所號為黃白之金者則斷斷其不切於用無益於人之國微不遇與珊瑚琴瑟珠璣翠羽飾窈窕之容大不過與沉香玳瑁犀象之齒角瑪瑙文石炫尊案之奇而皆不關於緩急之數然世俗必尊尚之自有道以至於無道之國皆寵借之力遂足以制人生死之命撓其貴賤之等若者吾誠不能為之解矣。故周禮獄訟之質於官者必入鈞金於廷吾亦聽其入五刑之議金作贖刑吾亦聽其贖。漢法諸侯之入助祭於王之宗廟者必輸金於府吾亦聽其輸。至欲挾此以策名於郡邑養序之末與天子國學之中必斷斷有所不許然後入仕之途潔。

詩書行誼之氣張而學本端矣。蓋政教之凌不患於有貪人險士作奸犯科罔上行私撓亂於其中也。若者吾得而摘發之糾繩之則法尚存而教尚未離。若夫士之人明以此徵之下之人明以此應之又不惟徵之應之於苟賤穢雜之科而公行於國家育養人才至清至貴之所在又不惟一二人而已而動至於十百為羣則政已成而教已專於此矣。若者上之人與下之人必皆有所甚不得已於中故至於廢紀綱捐廉恥以建之以副之不知乎國家極敝極盡之時必力圖於難措之勢力匡正於易頹之俗而不敢淆亂其政與教之大端下之人亦力隱忍於困頓無所聊賴之際鬱抑於比閭族黨之間而不忍公敗其廉隅以逐時俗之所趨則風俗尚未敗人心尚未靡而蠱不難於振亂亦不難於靖也是故國政之敝莫甚於明棄其立政之初意而昭然以為行權然散法行私不與焉風俗之敗壤莫甚於以辱為榮以苟同為大勢悍然侈其金銀之氣代詩書行誼之實甚至棄其田廬之業若數歲勤勞束脩羊之所獲而不悔然攫金於市不與焉何也則國法吏議之所指與其所不指愧汗清論之所集與其所不集固有以殊也是故持一國之政以敷聖人之教者慎不可有以利為義之舉後或因時激勢必至於潰濫而不得救則抑司教者之過也前此議學校之弊者陽裁乎甄收之太縱而陰伏乎賂進之必大乃創為嚴之限之貴之

之說於前其心與聞亦以醜矣君若國果蒙其休乎

### 用舍上

舉錯天下之公也舉而不錯聖人不能為仁錯而不舉聖人不能為明舉錯相輔而行則王鈇操天祿正矣然聖王先德而後刑先賞而後罰故堯之時四凶在廷堯不急誅而拱手俟舜舜亦不急誅而先舉皋陶皋陶明刑之官也討罪殛奸屬之於士是故舉一仁而不仁者遠操術約而論人寡明君治天下之至德要道也得其道則不勞而治失其道則耳目人終無已而知人之錯反幾於不瑩矣故人君之職在於任相而已矣君論相相論六卿六卿論百執百執論司道司道論守守論宰各論不數人如純錦粹裘以類相集撮其良而拔賢有連茹之慶簡其不肖而去奸有脫距之武欲天下無治不可得矣故人君欲為政於天下謹擇相而已矣得任相則治伊尹恥匹夫匹婦有不被堯之澤是也得廉相則治拔葵以讓利懸魚以矢潔是也得慎相則治四方上書言利病一切報罷與天下相休息是也得賢相則治清約表於朝而近臣減驕從遠臣減聲樂是也得察相則治發伏摘詐而下自不敢欺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也得勇相則治甯以一家之哭易一路之哭而一筆勾其不任是也得休休有容之相則治開誠布公樂善不倦愛惜人才為社稷計是也得勤

學好問讀書博古之相則治以經術經世務又能察時變順人情不援古以戾今是也漢相賢如霍光議者或病其不學無術然能親近文學之士使與公卿大夫雜論鹽鐵之利弊則亦未為不知學也相勤學則能求遺書廣賢人以自益無媚嫉之心相勤學則能察佞去貪不行姑息之政相勤學則心靜氣正不紛更造事以擾天下治道備矣今使朝廷之右政事之堂日坐伏獵弄麋之宰相六卿大寮率自附於無書可讀之臯鑾百執守令莫不試以民人社稷為學進講於經筵者亦不能多引古誼以廣上心讀書中秘之家或亦仕而後學解學而後仕之實雜集無字之碑以充庭實廣援無文之絳灌左右於帝側洛龜不書河馬不圖使上有所疑而莫與為質有所慕而莫與為援雖擅天縱之聰明亡狗馬聲色之誘申乙徒架丙丁未燄然君德之成焉者有幾矣蓋賢人侍則庸人遠若庸人侍則賢人亦遠或庸賢雜揉而進冀國家長治未易得也

### 用舍下

一代之興必有其從龍附鳳之士樹偉績於時而施聲於後世然龍能聚雲而不能必其雲之皆為喬為慶也虎能嘯風而不能必其風之不鳴條不拔木也驥能尾挈

蠅而馳而不能必蠅之不玷素而逐羶也。鳳能召衆禽而集高岡而不能必禽之無巢鳴而鷄託也。燥能附火而不能必火之無燎原。濕能徵流水而不能必水之無覆舟而襄陵也。星能麗天而不能必其不隕地而為石也。皆勢也。西漢之帝也。所用不必皆豐沛。恐蕭曹之後未必蕭曹也。東漢續業。所用不必皆南陽。恐鄧寇之外未必鄧寇也。明室之初也。所用不必皆鳳泗。恐徐李之下未必盡徐李也。賢主之保全勳舊也。戒毋以吏事屬之。雖韓彭之戮也。未嘗以吏事絀吏議。然或寵任勳故而治民非其所長。政事非其所優。使後世有譏焉。亦非所以保全之也。同姓之血裔異姓之舅甥功臣勞士之子孫皆當優之以爵土。剖桐葉而封之。然皆使吏治其國。恐其為害於百姓也。祁奚之薦其讐與其子皆公也。或謂非親非故。誰諳其才。然必親故而後諳。則其識亦晚。所諳僅親故。則其識又隘矣。非篤論也。天下之爵天爵也。天下之祿天祿也。天下之民天民也。天下之祿當使天下之人共食之。天下之爵當使天下之人共踐之。天下之民當使天下之人共治之。天下之功名當使天下之人共奏最之。非一人一地一日所得專也。故人才之所以不醇。治效之所以不章。莫病於上有所黨而下有所恃也。上有所黨則舉錯不暇於為公。又不忍於為明。下有所恃則其人率有苟且之意。寡畏敬之心。終不肯自力而為利於國家與人民矣。故上有所黨



則不宜於偏任。雖衆任之。無以異於偏任之也。下有所恃。則無貴乎久任之久任之。則必責其成功。既久任之矣。又不責其成功。徒使其上下相固。以為利。雖居官者長子孫。究亡益於人國。反使其民沒世而無赴訴。卒不能比於鳥獸草木之咸若也。抑太冤酷矣。漢之吏牘有之曰。帝里帝鄉。不可問。皆黨與恃之為厲也。元世祖亦中材之主也。治何以卒不古若。吾聞終元之世。百官之長。皆必以蒙古色目人為之。此猶畫地為井。而曰水專在是。豈不舛乎。

### 予奪

昔聖君賢相之為天下也。興雅化。美薄俗。未或不欲民之歌詠仁風。無愁怨之色。仕者束脩其身。慕廉讓之行。然欲民之樂偕於仁也。則必予之以財。其官之矯志於廉也。則必奪之以富。予之者。非能家給而人施之。使之不奪於賊。不奪於官。不奪於兵。與盜與庶人在官之人。然歲飢不與焉。奪之者。非能盡殺其身。籍沒其所有。戮其所恃。以敢於為不善之宗主。嚴其法於尤著之一二輩。而斥逐其羣。窒其為富之階。摧其矯於俗而瞞然者。又一二輩。以興起其為善之氣。古未有不戮一人。不擢一人。而能革貪濯穢。去殘賊。以潔清斯世者。吏廉則民富。而仁讓之政。沛於海內矣。其國以大治。而外亂邊釁不與焉。故聖君賢相之治天下。其術甚約而不勞。不過因天下之

財而富之。因天下所甚惡之人而戮之。黜之。整齊之。化導之。晷月而已可矣。糲食敝居。服浣濯之衣。亦不足與焉。上之所欲誅而討之者。邊境之亂也。聚天下之財而耗之於其地。此蠹國之戎首。然非亡國之魁傑也。聚天下之財。歸之於其一室。使天下仕者不敢為廉。而敢為不廉。其禍至上下皆貧。而此其家獨富者。斯亡國之臣也。乃其君尚倚之。以為腹心。為股肱。而不知其更慘於邊境之亂。斯其國雖未有亡形。顧其傾危之本。已全見矣。方國之未敗。斯人立於全盛之上。何嘗明期天下仕者曰。若必毋為廉也。則亦嘗明示天下仕者曰。必毋為不廉。然萬鎰入而為督撫矣。次之則司道矣。又次之則郡縣膏腴之地矣。上赫然欲行黜幽之政。為斯民請命於天。然其巍然不可動者。猶故也。簞簋少飭。苞苴寡實。即次第報罷矣。故令萬夫一歲所耕。漢世二千石一歲所食。不足以充馬食。犒從者。欲郡縣之吏。無闕民以豐上也。其道奚由哉。郡縣之吏之於民也。亦何嘗明禁其衣。奪其口中之食。以與庶人在官者藉手為市。又何嘗明期其輟耕罷織。以俟獄狴之呼鞭箠之及也。噫。豈惟時之有司與時之政要者。無此言。即前之臺諫傑臣。與閭閻用事之家。亦未嘗有此言也。噫。可危哉。

## 財富上

古之為君者。富有四海。後之為君者。尺土非有。徒取民間自耕自土。拮据自有之財。

以上資國用曰吾以治易之耳不治將有土而不得耕有粟而不得食有財而不得守故治人者食於人誠古之通義也若治又不飭而反厲之用非其人而虐取之則是素而已矣攘而已矣殺人以奪之而已矣夫取財非殺人之道而必至於殺人必至於多殺人而財反不可得者勢也民之拮据而有此財也蓋不知幾當食而不食幾當息而不息幾當衣而不衣亦至困矣然有水旱裁之螟蝗雀鼠裁之賓友燕閑裁之疾病醫藥死喪裁之而國賦又裁之至於羣司百執上下交征庶人在官者衆起共裁之不奪不壓或財盡而誅求未已則以身殉之故曰取財非殺人之道然勢必至於殺人者此也民間不幸而有罹於此者以爲不如罹水火盜賊財盡即止無後留然失火之家有不謹之罰比閭有坐視之罰盜賊過而不聞於官則有比黨之誅聞於官則有輕重失實之誅且有緝捕公人酒食齎發之求數者皆非財不克民欲何策而得以自免也哉昔者周天子共主也下求金於諸侯地少財訕不得已有避債之臺讀史者猶或譏之漢唐盛國也取諸侯之金以自益受藩國之獻而不辭豈其有讓於民哉無藝之征不足副其不節之用則寬貪吏之誅以峻其求不知其財必盡歸於中飽而上下至於交困而未已也故天子之百執有司宮中白望之魁也刑罰禁令國門劫質之械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之身皆攫金白晝之強有力者

也始焉誤用一二人誤寬一二人後漸以為國政當然率由而不知改曰縱千百虎以自衛而不識虎之能食人併能食其主也至於民窮財盡盜賊縱橫奸雄生心而亂起或飛章以討戎首或指名以求貪臣屠城掠地反用人以衛虎而不能勝官勢日去國法不行當是時也尚欲責財於民豈可望哉故曰勢必至於多殺人而財又不可得者此也然則為人君者如之何曰節用而愛人勸耕而薄賦求不法之吏而羣殺之罔赦庶乎其有瘳乎不然必受惡名於後世曰奪人而自奪其國也惜夫

## 財富下

昔之為財也重以繁後之為財也輕以約輕以約故其民易富而亦易以貧兼併之家易以伺人之急需而取倍稱之息以專其利俗易於為奢輕逃徙而競逐末官吏巧於為私而善蓋藏盜賊與戰戎之卒便於掠人之有以盈其橐急則挾輕以竄無畏法之心財重以繁則反是民所自致繁重之財五穀而已矣材木布絹茶馬而已矣雞豚羊犬牛驢魚鱉之屬而已矣此數者自養生送死之外皆無所用之勢不得不皆易錢以自便錢又不利於行遠而久守恐有腐朽改更之患故又必易於今之所謂銀者而後即安上所自擅以賦於民之財曰治於山而為鐵煮於海與井而為鹽已矣實則皆藉手於商若賈而厚責其課然又不課以其物而課以銀唯有司鑄

錢之局則官自出費而薄資其餘亦易銀而輸之庫以待用民則材木之出於關有抽分之稅五穀六畜布絹凌雜之鬻於市率市僧簿分其直以納於官而獲其所為牙人之割然又皆不以其物而一以銀故今之資於用者無有刀貝鈔幣之屬而一以銀勢久重而難返矣今吾一旦慨然覽古興思微倣先王井田之遺本漢臣貴五穀而賤金玉之說而更進之欲一錮金錢之禁而純用五穀勢不過殺一二人籍一二人家持之三年則政成而五穀行矣今使人純用五穀則男疾耕女勤織長無飢寒之患則為利於民一矣今使人純用五穀則不輕棄其鄉而求末利其為利於民二矣人純用五穀則俗愿不貴難得之貨無造次不貨之費而稱貸不苛其為利於民三矣人純用五穀則作達之丈夫遊閒之公子不至乘意氣於醉酒之餘輕失其田廬而未之覺其為利於民四矣人純用五穀則盜賊不生生亦不能多掠而善逃其為利於民五矣世之貪官虐吏取財於民動以千金千金可一負而致也又巧抵以黃金黃金一當白金十則千金可以一筭藏一手輸也故上易於為貪今使人純用五穀千金之直率準穀三千石肩負車馳馬牛載絡繹於道旬日而未易竣人皆得而誰何之則上畏而不敢為私其大利於民六矣人純用五穀則下賦於上上以祿於官賞於人皆以其物不以他而銀永棄矣往者之政令民入粟於邊而償之以鹽

寵之以國學之弟子。身實則不入以粟而入以銀。不輸於邊而輸於官。銀不可食也。以餉戰戍之卒。計必易穀而食之。既可易而食。則戍地未必苦寒。不可耕耕以播五穀。未必不蕃以育。且戍地無常。敵之所止。即為邊兵之所集。即為塞近。敵駐兵之所。民必逃散。而有閒地。今使人純用五穀。則商必募屯其田。殖穀餉兵。當鹽鐵之賦。民亦或耕殖之。節輓運之勞。戍戰之卒。知其勢將久居。亦或樂與商民雜耕之。以富其財。然而兵不飽。馬不騰驤。敵寇不衰。息俗不古。吾未之聞也。

田息上

古之民四。後世之民。加之以僧。若道則六之。古之役於官。與役於征戍。皆農也。後世一易之。以僱募。浸假又不待於僱募。而一出於自投。而取厚資於民之常賦之外。故古者之民四。後世之民八。以四者之民自供也。又益以供四者之民。此四民者。居廬奉養。服飾與馬之盛。率一民而擅古之四民十百人之費。若是民安得不服勞至死。而長貧。故古之四者之民。分而今之服古四者之民。必無常業。而互為之。然後足以自養。兼以養後之四者。無賴之黠民。非是則其民必立貧。雖服勞至死。常苦於飢寒。戮辱之集於其身。而不得釋其責。是故古之有恆業之民。皆官與之田。而力耕之。籍其十之一以稅於上。旱澇災傷。與上共之。今之民。苟少有財者。必自出金錢以買之。

力不能自耕。則假與無財之人。歲代耕之。率取其土之所息之半。以自養養人。養官吏以上。養乎天子。故古之貴為天子者。富有四海之內。公分其財以大惠於人。而菲錄其上。供之數。今之天子。貧無立錫之地。徒恃其氣力法制。輕加飢寒戮辱於民。以覲取其財。又加秦焉。實則令之民之貧無財者。率取富人田息之強半。以自養。然常不免於飢困。其富有財者。則猶以己所買之田之薄息。又下代貧無財強半之民。身總其責。以上養於天子之羣官吏。而其仰供乎天子。然則天子有天下之衆。止擅此富有財之民。其為富於天下也。又皆藉於其所自買之田之薄入。是則天子之力亦暴單。其取財之道亦甚隘矣。顧今少有財之民。率不獲邀異恩。恆襁於天子。天子之羣官吏。反迫切加誰何於其人。示武健以恐取其財。斯其於取天下之道。亦甚左矣。今幅員萬里。其土田之數。皆總其籍於國家司計之吏。率以江之南之一鄉一里。縱橫計之。上田畝直十金。所取之租息。歲三石。糶於人之直。校數歲而定其中。畝殆一金。以世俗子母之息。權之。倍十而獲一焉。顧其賦於上之正供。暨南北米豆之腳價。雖郡邑微有不等。大較蓋十而取其二者。有強下田中田。不以畝入。而以金息計。或略相當。而微縮。如以畝算之。則大縮。故江以南之田。賦無高下肥磽之差。則民重困。或有其差。編為中上之籍。胥吏歲上下其手。則民之慮者。又重困。若水旱災傷之道。

至則天子不與焉。或不幸而頻仍劇遠，偉大息於天子。然惠不迄於有田之民，其假耕於人者，或相率餓死而有田之民，則身死，妻子罹網，尚有餘責。然則有天下之強暴，弱取財之道，暴強以窮，是上下交困之術也已。

田息下

今之為天子者，與其下富有財之民爭，民而帝，而勢常不勝。富民之民衆，而天子之民寡，則數不及也。富民之民，能藹足龜手，柳風沐雨，生天下之財。天子之民，率兼足袖手，遇朔風烈日，處重屋，遷室之中，無能與上效絳髮之勞，則力又不及也。然而富民常能以其財探貧者之緩急，使之不敢愛其力，以輸其所息於富民，以轉輸於天子執事之吏。故天子之勢常全尊，其財常充，而不至於訕。皆富民之力也。貧者則一無所効於天子。江以南，併貧民輸於公之身庸，皆藉於田而不及於其人。則貧無田之人，常為天子之閒民，必其黠而慵於耕，跳而役於公，與役於邊圉之地。天子甫得藉其毫髮之用，則又抗首而分天子之財。天子不得而惜之者，役法之廢已久，其勢然也。猶民之富而能有其田者，自上供國賦無缺之外，即天子不得而誰何之。天子間或舉海傍墾淤之地，河徙湖塞，積廢之身，與夫罪閭，故戚還於公頃畝之數，藉而賜之於人，非不耕即不賦之田也。其藉於民賦於上，耕耨所及，尺寸之土，上不得而



私之雖有慕古願治之主議奪富民之所有以頒經制復井田之舊又或欲少裁其過羨者以限民之名田顧理與勢皆有所不可行故天子者食租衣稅勞心苦力以治天下常與民之富而有田者統統圖慮思以保有其財也而後即於安富人之釋輕貨退謀於畝畝之間守其無十一之獲以安其身於閭里者大抵皆謹重無奢慮之愿民也然斤斤謀守之其田常至於可奪而其家不難於立貧蓋田之所息無多而富有田之名不易以輕居尋常私家之費與度外卒遽不得不出之類至無算也故富有田者之民日常苦貧而未有極其少有數十畝或百畝之田者牧豕飯牛負販於途之役至辱也米鹽凌雜轉展於市冀獲斗升銖兩之益至瑣屑也拾橡栗採蓬實雜屑糠覈而煮食之至棘於喉不澤於腹也皆必挫其身苦其口以服食之不能是者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溝洫之通滯淺深各幾丈尺隄岸之急修舉者幾何處也不躬履其地而朝夕其役也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牆下之桑若而樹落而為葉若而石飼而為蠶若而筐熟而為繭而縑為絲成為絹也若而度麻若而區木棉之英若而斤析之比之縷之屬之暑雨倮作機聲夜發各就為布若而箱鬻而為金若而鋌以佐公家之求備水旱之失者若而籌無是者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棲於坳集於池之難驚幾何翼豚幾配馬驢之屬幾蹄羊牛幾角橘棗柿栗之珍若而樹

竹若而箇產於山之木若而株新若而束灌於圃之瓜蔬幾畦也忽忽於此者雖其有貨貨連阡陌之富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故曰今之服古四民之業者必兼舉而互為之然後其財可集也而謂之士者則恆不獲徒其所習而二三其慮故士則常貧率力受其勞苦忍其飢寒以待當於科第仕宦之成夫科第仕宦者之財又非天輸而鬼致之也蓋皆取之富有田者之民耳然則資於富民之田之所息以擅其富貴為天子者可不汲汲修學校之教以謀善其後乎愚不能佐之籌矣

### 減賦

王者加澤於民必有其漸如天之將澤物也必先覆之以油雲鼓之以雷鳴動之以微風然後潤之以膏澤所以究其恩也無雲雷於前則雨不能遽集無風雨於後則雲不能沃枯天澤既相因而遂物命亦滿望而蘇此恆勢也仁義各以其類相推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之謂也今有四公子之徒食客數千人奔走禦侮半國中必將謂苟乾餼不愆客免彈鋏之恥待火於吾者無脫巾之虞吾視捐租棄資灑如也及有佐之奇計者賓客悅矣紀綱協矣而邑入之督若故則是義固不勇矣且夫水流必就濕火然必擇燥物以類而推則不勞水因水而深壤因壤而崇仁以積而聚則益勸山未或不欲學為泰岱也然不至於泰岱者讓高也川未或不欲學為滄海也

然不配於滄海者讓大也。君未或不欲學堯舜也。然不協於堯舜者。讓仁也。倦於勤。狃於自賢。不克增其德之過也。恭儉所以為仁。仁所以為德也。法制所以為政。政所以為財。財所以為用。用所以為治也。德本財末。本末相養有道以節之。有政以裕之。則仁無極。二十取一而亦足。三十取一而亦足。裕之無政節之無道。則暴亦無極。十取二焉。猶不足。而況十一乎。屯政既修。漕政既講。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上一日佈大澤於天下。曰。席先王之餘休。賴子大夫之嘉謀。國用幸充。上下晏然。故更舊制。薄賦疏征。上承天意。與民更新。廣先王之仁。垂子孫之法。是所謂風隨風而習。雨集雨而沛者也。十一之稅。堯舜治天下之常經也。欲重之。大桀小桀。欲輕之。大貉小貉。然苟以堯舜之心。憂極敝之民。上不失富國強兵之實。下至於既富且穀。雖與民並耕而治可也。況減無藝之橫。遵十一之正者乎。力而行之。猶折枝潰壅也。

### 加賦

昔者吳有稻蟹之禍。蟹蓋各輸一穗。致之東海。然後肆食之。亡遺種。蝗之初入境也。各以一穀饗於社。社不聽。則羣飛而逮去。江淮之間。多虎暴。歲致一兔獻守土之神。虎患亟。民以詬神。而神亡以詬虎也。齊楚之地。有富人焉。其隸人蓋為盜。而歲薦一兔。絹於其家之伯。其後盜發而根柢及於其家。家之伯亡以辭也。則赧面而赴逮。一兔

之享。一絹之幣。至薄也。甘受詬逮而不能拒。無他。則嘗已私之也。蓋其愚如此。然又有愚者。昔之鬻官者。西園諧價。至鬻及司徒。司徒貴官也。唐虞之世。教化之所自出。時主珍之。曰。悔不少吝。可致若而萬。若而萬。誠侈矣。在四海之富。豈侈於一兔絹之微乎。然其銅之為臭也。盈溢於上下之間。腥聞於天。至今不洗。漢石文興士之朝。懷才之士。有以薦起家者。亦有上書自銜結主知者。抑又有以貨進而為郎者。雖相如之文。卜式之諫。亦在其中。噫。吏道雜矣。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疆域多事。小廉曲謹。非盛王所宜拘也。然上苟少致節儉。一噸笑之費。其遺留且無算。仕者所入幾何。莫足為時輕重。故亦莫如己之。至加賦於仕者。又及於士之可仕者之田。率比恆民之田十賦而益其三。則所入亦歸於無幾。而名以甚不正。其害又甚烈。而益長是天之斗柄。已指於賂。又預建表以督之不潔也。意豈以仕與國同休戚。緩急宜相共哉。必以是有餘財。其將仕者亦行有餘財也。然又素無厚祿以優之。薄精以養之。雖有伯夷史鰌生其間。民又豈得而信之。況敢從而望之哉。是不如募財於民。榮之以閭。贅無所事事之官。出於口而亡窮之爵也。又不得已。則不如薄加稅於率土之田。事已即革。民尚可以有近憂而亡後患不者。虎已暴矣。蝗已集矣。蟹已食矣。神又督餘祀於其雒。以獎養其嗣歲之毒。民且如之何哉。國且如之何哉。

荒政

天示異以警人主。天為愛民為之也。歲病。歲民病疫。天愛民甚。非其所忍為也。太虛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人物。故陰陽者。天地之父母。天地者。人之父母。人君者。天之家督也。督失理。教養不備。使人失喜怒哀樂之正性。以致感傷陰陽。豫順之氣。則陰陽愆而歲病作。斯天地不能違也。天地已囿於形。故不能變陰陽。適成之氣。以快其甚愛人之心。於是克家聚斂之責。皆歸諸人主之一身矣。傳有之。乖致沴。豫致祥。而范蠡計倪之說。載於越絕書中者。以歲時水旱屬二氣五行。必不可易之數。非篤論也。董仲舒每稱天人之際。其言致雨止雨。無調順陰陽。頤民格帝之實政。而徒欲假借於土龍門市。朱絲鳴鼓之烈。用車與服色。以類相致。以小術相招。則亦非本論也。吳王夫差侈兵之威。辱人之主。好戰不恤。進諛戮忠。奢驕無度。愁苦其民。迺興振古未有之蟹災。而致怨於越人之助。天為虐也。吳虐天耳。天何虐於吳哉。民方飢。宜速發其簞飯以食之。民方渴。宜速清其壺漿以飲之。民方寒。宜速善單之。善解裘以衣之。民方溺。宜速惠僑之。惠脫乘輿以濟之。民方散四方。宜速賢端木氏之賢。不責直以贖之。如仁王之於病民。親左擁而右扇之。如仁侯之於餓人。既餐之。又益之。遺母之脯以悅之。使稍貧受糶。次貧受賑。極貧受粥。此改荒之急政。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者也。河已決，然後隄之。是與魚鼈爭民也。民已飢，然後食之。是為孝子悌弟與孤  
狸爭父兄也。然愈於不食不隄遠矣。災病未成，天形箴儆，則善言可以徙星，哀痛或  
能反火。災已及歲，病已徧國，豈空文所能移者？有善言必有善策，有仁心必有仁政。  
講之不周，推之不勇。海潮雖至，澤無魚矣。王者悉荒政而討論之，周咨其民，耳有聞  
目有見矣。誼何以輔其聰明？使秩然於視聽之禮，手能持足能行矣。誼何以佚其胼  
胝？使快然於舞蹈之樂，教養皆修，本末兼舉，怨咨漸忘，歌頌繼作，祭氣充於上下。而  
陰陽不復疵癘矣。先王之政具在，皆仁君意中事也。苟又玩而不復  
徒謀濶於既暘之井。此昔人所以致嘆於救荒無奇策。孟子所謂羞為馮婦也。堯與  
湯不世出之仁主也。九年七年不世遭之災荒也。然堯不敢曰摯之遺咎，湯不敢曰  
桀之餘殃也。荒政載於周典，索厲之文記於左氏。顧吾又聞露山以土石為膚，草木  
為衣，久不雨則膚將熱，衣將裂。河伯以水為國，魚鼈為民，久不雨則國將滅，民將竭。  
天尚不能為德，況山川乎？無愛牲，無愛玉，撥神走望，周宣憂旱之詩，所為空咨嗟也。

### 秋糧

米粟之征，肇自井田，取之以教孝，節之以勸耕，不盡其力，不盡其財，則力不倦。故曰  
勸耕先以養君，次以養親，則心即安。故曰教孝也。東南水田，以吾地率之上田一畝

上農夫耕之。遇上歲獲穀四石。田者耕者中分之。各二石。雖不等不遠矣。田者出糧。稅治以爲米糶。以易豆。充南北運。畝用穀以斤計者十。是二十而稅一也。雖不等不遠矣。古稅純以穀布。後則佐之以米豆。而主之以白金。金之入。以備官吏俸薪。師生餼廩。興阜卒徒口食。祭祀鄉飲酒等需。其解於部者。誠無幾。然民間所出。以銖計者。四用常價。糶損穀以十計者七。是十而殆通賦其四也。皆以吾地率之。亦雖不等不相遠。故上田百畝。上農夫耕之。遇上歲。以給仰事俯畜。暨婚聘餽饗吉凶之禮。率不泰。若夫中下之歲。中下之農。耕中下之田。即百畝亦不免於飢矣。欲三年耕。裕一年畜。必不得也。逮十年。承里役。畝三其二十四銖。必棄田應矣。上田去半。中田無留。而下田非逃莫脫也。至於松之布解。蘇之田糧。其害尤積。然上安其制。下安其義。守而不變者。無他。政以易之故也。欲易之。莫若以屯。明高帝時。屯政修舉。故能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而免減秋糧之詔。歲下。後盡取而漕之以北用。會通河。滴滴如血之水。運南人粒粒如膏之糧。運者甚勞。國家又甚費。而未有大利。然不廣議屯政。以易之。則非智者所以用其善矣。若屯利既備。漕害可節。而密雲不雨。屯膏不下。江淮以南。望澤之民。弗蒙霽霖之濡。必非仁人之心所能忍也。人飢而思食。不求充腹。渴而思飲。不望滿盃。寬毫分。民拜賜毫分。自昔仁者在位。皆言之。酌國與民。皆使之政。其

莫先於糧折乎。免而不徵特恩也。改而入編恆澤也。恆可行恆可久。吾親聞北人之言。食米易餓。不若麥之耐於勞。又親見北士有識者之書。南米久露則敗。入倉則紅。京師貧者食之。富者不食也。是未若北產之黍稷赤豆。諸雜穀久而益鮮。而又近而便於運。然則何不輸之以代南土之漕。均鳩鳩之恩乎。況屯政備則在在告飽。水利修則處處可稻。顧皆忽而不講。愚不知其所謂也矣。

屯政

屯田之政有百善無一害。故漢臣趙充國諸葛亮魏人秦祗皆建之以為大利。然未有如商屯之至便者也。民與兵之分久矣。而屯能兩優之。農與商之分久矣。而屯能合贊之。軍與兵之分亦久矣。而屯能皆逸之。鹽與穀相需為賦。邊與腹相倚為安。戰與戍皆飽。商與竈相憂。馬有養焉。邊有儲蓄。國多墾田。如坐闢百里。不業之民相率應募而疾耕者。過於萬夫。商自修亭隧。備哨望。以衛耕者。而伍益充。日治溝洫。以資水利。限戎馬之足。而險益固。比於建田官。賦牛種先。出國家之財。而尚虞其不入也。豈不利相千百哉。何謂民與兵之皆優也。古者兵車出於井。賦故民自以食。其食者死其事。裹餼糧赴國。卹誼無所疵。井田既廢。民自買田而耕之。已強顏而取其賦。以贖國矣。義不可復驅而戎之。故責其身。調以供召募。此僱役之制也。兵猶不察其食。



之所自來。妄以為食於國而已矣。故望於民恆苛。而或至於相讐。時則治兵之官與治民之官。勢亦相尤。司農司馬無協恭之美矣。屯政修則兵無所責於民。民亦無所懟於兵。故曰獲兩優之利者此也。何謂農與商之相贊也。農務本業。商走末利。平時農或藉資於商。然貧富相耀。心不以為善也。奇麗難得之貨。勿論矣。穀過賤則病農。過貴則病士。亦病工。又病閒民。伎術其過貴。過賤皆究商豪賣者為之也。故制其贏縮者。不全在於水旱之數。恆在於積糴出入緩急之間。屯政修則邊儲既富。民財多殷。富商大賈不逐利於畝澮之中。百貨之價皆平。其細商倚肩足以相灌輸者。不得以頓挫農人。故商與農獲相贊之益者此也。何謂軍與兵之皆逸也。六軍之制。軍即兵也。自農屯雜居。府衛合治。郡兵止用以守城。雖倣唐人府兵之遺。然承平既久。後止用以供運。運又多取資於民。故兵受其所運者亦多苦之。今畿甸五百里內。屯政既習。若邊屯皆備。則東南之粟可折。可蠲。會通河之漕可停。可減。況郡各有兵。別賦民以養。則此衛所虛伍。將為贅物矣。然又設官以統之。捐田以業之。誠無謂也。何不歸其人以還農。奪其田以還國。其科田為所自買者。義無可議。賜田即奪之以優官祿。裕兵食。而軍亦免操運之勞。故曰席皆逸之福者此也。何謂鹽與穀相需為賦。商廣屯益粟。輸諸戰戍之兵。而責券取償於鹽地。朝至夕發。至簡便也。宜惟鹽哉。鐵利

茶課與鑄錢之入皆可擬此以行斯山海所輸皆國之大寶兵之大命富商之大都會也穀不可勝食國家之財不可勝用矣何謂邊與腹相倚為安兵不出死力以衛屯官不寬鹽賦以優商即商不往屯商不往則兵不食焉之憂商不入責鹽則鹽無所售無所售則民淡食民淡食則蠹無所資而不免於寒餒故一舉而邊與腹皆安者非一端之便戰戍之宜也而因可券其國益地民益耕已今緣邊之所近敵之境其地之棄而不耕者必多且久久不耕則地多膏地多膏則穀益殖腹內不業之民樂趨而往墾候望備禦牛種溝澮衣食之需皆恃富商以無恐而趨墾者日以衆矣夫不耕之地猶無地也不業之民猶無民也今業不業之民而勸耕於不耕之地則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富商大賈樂出其財以佐天子廣土衆民之政商屯之謂也

明刑

昔者聖王立教於前飭刑於後刑以繼教之所不行不率教有移是也昔者聖王制刑於前申教於後教以講明法意使之知避懸法象魏與民讀之是也若夫教之所謂可而令否之矯乎教之所可而故否之是阻尼之戮辱之矣刑之所謂不可而令許之矯乎刑之所不可而故許之是獎賞之勸進之矣獨以一時權行之令治天下而教與刑皆牴牾為不適時宜之制也天下可得而治而不長之亂也哉何謂教之

甲前集

旨羣譁而挫之矣是尚得有刑與教乎或曰此一端者姑置勿論其他之教與刑固具在也曰學校之政政之大者也士始進其身之教教之大者也以黜晉之而夷期之以不解字之綱多庸之而備五彩之鸞鳳責之有是理乎雖賢而有文者間不容不出於其間然大勢固已偏矣天下之禍莫甚於偏而禮莫盛於羣也設朝廷之上端沐而頒大令於天下曰民之有財者其有以佐國家之急如是謂誼士謂義民則相率而應之者必寡矣至操所有以責償於學校斯不勸而集可謂羣不潔矣然其辭則曰不敢扞時主之明詔也子之於父母也從治命不從亂命今羣不潔之家可謂從亂命成親之過矣有司者又加以鼓舞而獎借之可謂有長君之罪矣然則羣不潔固可盡詰有司顧可盡非邪吾唯誅其始建議之臣使羣士而試於執法持清議之吏甄別而留其可者不可則改其員於吏或姑優之以衣冠必不假以入試之路如是則學校之政少清而教可以復修刑可以漸明矣

讐恥辨

讐者一人之私親親之變仁所發也恥者衆之所共惡惡之常義之發也父受誅子不得讐父不受誅子得而讐之欲有事焉則先告於士師後致刀焉或有深謀陰節天地所不及知鬼神所不敢洩狙伺鷙發獲快於其所得富然後束身歸法於司賤

朝廷之上引經以斷其獄或赦之或末減之若殺之而又旌之旌之是獎亂也殺之則無以戢乎輕為暴於人者而孝子之情無所答則賞與情兩失之矣故讐者有適為主者也君父之讐不共天非臣若子則不讐也兄弟之讐不同國朋友之讐不反兵而鬪非其同生共德則不讐也恥者莫所適主凡有血氣者所共忿匹夫匹婦人得而譏得而討焉者是也伊尹曰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已恥之若推而內之溝中夫溝中之納與市朝之撻不同辱乎曰市朝之撻一己之私挫可忍者也納溝之恥不能以先覺覺後覺使民無所振發而同陷於不義此不可以忍者也武王曰予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管夷吾負天下之才恥齊魯之失職也乃棄其小讐思與伸大義於姬嗣此豈與曹沫憤三敗之辱所同較乎孔子曰巧言令色匿怨而友其人此已與左邱明所同恥也以素王素臣肩萬世之責豈為尋常交際發此論哉或為當時之修詞令戒王帛為好於楚越與讐國者言之也孟子謂齊宣王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文王能以百里為政於天下不師文王則不能師武王而謀得志於當世矣張良為韓五世相狙擊無道不濟乃假資於沛公以殲秦而舒其宿怨蓋以自祖父兩身支弱困之君五世其為毒於志視他國臣子為尤憎矣若夫楚則與韓同怨於秦秦滅六國楚屢以無故罹詐劫其誣乃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

之扶義於楚。以激發天下。宜子房所同直也。顧良業已用漢報秦快三專之宿心。藉乃憑其暗噫叱咤之氣。加無禮於漢。為天下宰。不平至且親為逆於楚後。而韓王成更地奪人戕斯。非又良之所深恥。而加讐者乎。爰是用不遺餘策。以殲項而右劉。故余謂良之報韓者。讐也。其翦楚者。恥讐兼也。讐雪恥伸。乃欲辭人世。而從赤松遊。雖未脫然。即遂厥志。蓋烈丈夫者之所尚。亦既皦皦矣。是知人心之弱。莫甚於以怨為慰。以變為常。含垢忍辱。不敢伸眉建一語於世。使後之折獄者。有所取衷焉。固殷周以來所不忍安。而曩者管仲之所羞稱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夫亦察其杰而已矣。予痛韓氏復讐之議。之未及於此也。著斯說以辨明之。抑禮春秋之所未之也。夫

### 劍說

風胡子與楚王論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劍器也。指之者。師武臣力。指之而莫足敵者。聖主不殺之威也。是故軒轅赫胥之時。以石。黃帝以玉。禹以銅。周武王以鐵。孟子槌秦楚以槌。皆神物也。雖然。猶不若布帛菽粟之為烈也。且夫劍一有形之物。而下器也。而上道也。賞罰黜陟。皆王之鐵。生長殺藏。唯斗杓所視。斗杓天之喉舌。天不言。以杓示其意。槌與刃無以異。刀與政無以異。不曰政暴。曰歲惡。歲何惡哉。猶四時之所值。乾化贊天佑鬼神。聖主之政也。政亦殺人。刀亦養人。仁與暴之殊也。殺人

之中有禮焉。是乃一組豆衣冠揖讓也。萊夷亂兩君之禮。孔子曰。士兵之士兵之。此殺之禮也。叛臣誓衆之辭曰。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鈞之。此殺之賊也。賊與禮在人。不在劍。昔者閻閻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逞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故曰。劍神物也。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鉢。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子因天之精神。鑄為大刑三。小刑二。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曾何足以直之。今此劍也。與秦之璽。皆若在。若沒。不知其所止。雖然。總未若布帛菽粟之不價也。於是崆峒之君。聞風胡之說。而義之。解佩劍。投諸海。棄金屏珠玉。卻走馬以真也。

### 文說

天地積衆精以自光。學者積衆精以成文。其理一而已。宇宙之物。聚氣而成。質聚質而成形。彼槁然其質。而塊然其形者。皆萬物之瓦礫糟粕耳。而其所為精者。不在是焉。文之為道也。大涵元氣。細入無間。上窺皇古。下迨近今。至於百工技藝。物之有能聚其精以自見者。吾文皆得及之。然亦或得其所為瓦礫糟粕者。其精者率隱而不見。無為貴於文也。今天穹然而浮者。天。凝然而奠者。地。其餘炳然而彪列者。若草木之爛於春。風雲之變於秋。日旦而朝霞舒。景夕而景星明。雖摸盤摘埴之徒。皆知其

為天地之光也。江海之安瀾也。湛爾演爾。及夫觸颶風。激天柱。則蕩為波瀾。薄太清而伏光景。至於山雞花卉羽毛之物類。皆能飾其文。以自耀。蓋物之以文炫於天地間者。積之皆天地之光也。君子之於文也。亦然其積之也厚。故其行之也遠。天地惟能積其精。故亘萬古而不敝。聖賢之於文也。道德備於身。仁義充於內。禮樂和於外。下及於鈞獵射御之末。莫不有以咀其華。而含其英。故其發為言辭。著為六經。明如日月。燦若星霞。峙如山岳。流如江河。瞠者藉以鏡其蔽。聾者聽以振其聲。雖揚為火煙。蝕為消爛。猶能出於壁土灰燼之中。而發為光華。旋隱而旋明。亦如日月有晦食。山川有崩騰。可得而變者。其偶不可得而沒者。終古如旦暮也。若夫百家諸子。少有所積。亦可以並傳不朽。蓋山雞花卉草木羽毛之物。苟飾其文。皆可以自耀。然而君子之文遠矣。

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王之失極。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兕以角敗。象以齒焚。昔訓昭灼。而今無驗矣。今之仕宦。德涼者財豐。金多者位赫。故士相習以貪。而俗以奢。相尚聘婦羔羊。輒千金。而嫁女以數萬金。為過儉。與馬衣裘。身耗萬人一歲之食。飲食讌會。費中人之產。三者日有舉也。是皆欲不取之於民。將安取哉。自以能漁獵民財。謂為有才識時。



務不知其使國家積失人心將生意外之虞謂之大逆不道之臣可也愚聞古之品清修者尚有畏人知畏人不知之殊今也或是之亡矣苟有小廉曲謹之人伏處下位而翹然自命曰賢曰欲張其姓名於擔竿之上以矯世而羞俗即表之為至德絕行斯亦足以不愧矣士之以不節斃者伐性之斧斤戕身之鴆毒蓋有二也然若輩暴殄天物毀棄天民即盈原齒壑抑何足恤仁人在上尚以教道不明禮制未修雖愚人自刑無異於上率而殺之況乎其倡而導之潰堤而放之又奚辭於大鑒矣乎黃金白璧損金甌之器也蓮炬香燭焚玉燭之煤也田連阡陌蹙封疆之算也居擬王侯燬宮廟之築也居上位而不懲掌邦憲而不飭何異縱鷹隼於雉兔之場假斧斤於盜賊之手以奪兆姓之所天縱懸魚拔葵不食禽獸之肉既不幸居其位矣欲自免於盜魁獵縱其可得乎吾兄幼治春秋深於孔子變俗之旨若力能矯當不惜軀命以矯正之不能即致位而退無為以澡雪潔白之躬枉受時俗之塗炭恐萬世而後雖有親愛吾兄欲曲諒其踪跡者亦不能挽江漢以相濯矣自古出處之道皆然非弟今日獨為吾足下商君也然非與足下道誼相漸之久抑焉敢發此狂論乎弟不在位而謀之與兄在位而不謀厥愆等耳

潘力田傳

戴笠

潘樞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參政志伊之曾孫。父凱邑諸生。高才績學。德清章日灼。其婦翁也。來知吳江縣。凱深自晦匿。惟陰言民間利害。雪人冤抑。一無所私。人多其義。樞章生有異稟。穎悟絕人。九歲從父受文。裁過目。燼于燈。責令覆寫。不差一字。年十五。補桐鄉弟子員。亂後棄去。隱居韭溪。肆力于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學。無不通曉。已乃專精史事。謂諸史惟馬遷書最有條理。後人多失其意。欲倣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樞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歷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實錄。樞章驚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樞章長于考核。炎長于敘事。互相討論。間出其藁。質之錢宗伯謙益。謙益大善之。歎曰。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絳雲樓餘燼尚在。當悉以相付。連舟載其書歸。謙益有實錄辨證。樞章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數貽書往復。謙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南潯莊氏史獄起。參閱有樞章及炎名。俱及于難。莊氏書以故。閣臣朱國禎史概為粉本。自與茗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為所。撫引。遂罹慘禍。天下既惜兩人之才。更痛其書之不就。并已就者。亦不傳也。樞章被

逮神色揚揚如平時在獄賦詩不輟癸卯六月死于杭年三十有八妻沈氏中書自炳之女坐北徙以有身不即死齋樂自隨既免身至廣甯所生子又死即日飲藥自殺檀章秀眉廣額目光炯炯射人論事鬚髯戟張事親孝與人忠疾惡如讐赴義若渴所著自史彙外有今樂府國史考異松陵文獻杜詩博議星名考壬林韭溪集凡若干卷

高蹈先生傳

葉繼武字桓奏九江大使仲賓之九世孫經魁敘之元孫廩生鼎新之次子也少博學能文年十九補歸安弟子貢為人慷慨有大節輕財好施篤于友誼事母尤以孝聞世居分湖後棄舉子業遷隱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因與吳興沈祖孝范風仁同邑吳宗潛潘檀章等舉逃社為歲寒交一時三吳高士莫不指唐湖為武陵柴桑焉四方賓至無虛日繼武傾貲結納人皆以孟嘗君稱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橫禍者繼武每為撫膺流涕于是杜門謝客自號為懶道人栽桃種菊著書自娛年五十有九同人私謚為高蹈先生著有南山堂稿壬子懶餘草未刻行世子三敷夏葉藻並有才名敷夏繼武長子字康哉號蒼霖幼即岐嶷屬文雄健從父志學隱居不苟言笑後受學于嚴溪吳宗潛宗泌兄弟之門益堅高尚之志絕意

仕進自號為唐湖漁隱卒年四十二歲所著有南陽草廬全集雕蟲集隱居雜錄存稿

戴笠曰先生之族有水部先生為首陽後人卒于戊子予既為之作傳又二十五年而得先生猶水部之志也予故為高蹈傳以俟千秋噫甲申乙酉之交棄諸生者多矣然原無所短長若先生者可以進而能不進得不謂之高蹈乎哉長君數夏少負英敏之資亦承父志隱居而惜蚤年以歿可謂父子高隱云

唐詩彙選序

顧偉

詩非始于唐也。而莫盛于唐。先乎唐者難乎其為始。後乎唐者難乎其為繼矣。世稱唐以詩取士。積之百餘年。之才人墨客。嘔心鏤骨于其間。宜詩之莫盛于唐也。竊以為不然。文之高者。恆不在于所取之士。而所取者。率恆無卓犖雄偉之文。此古今之通患也。有唐三百餘年之間。其登巍科致高位者。何可勝數。李白謫仙之稱。杜甫詩史之號。俱不得獲一第。而所謂巍科高位者。文采罕見于後世。故唐詩之得以盛于今古者。非僅賴取士之功。而實有風會存于其際者也。天興一代之盛。治則必有一代之大文。以表章之。晉魏以來。五胡紛擾。宇內文章之氣。因以萎靡而不振。天生明聖之太宗。首倡斯道。明良賡歌。往往被諸箏絃。故上自帝王卿相。下至方外布衣。莫不各鳴其所長。以成一代彬彬之制。元人創為初盛中晚之論。而近世耳食者。遂專稱初盛而鄙薄中晚。不知晚者不可無盛。盛不可無晚。合初盛中晚之變。唐詩所以極其盛。而等于化工者也。其在康樂之時者。心氣則和。以平景物。則豐以淡。相與雍容而歌咏休嘉之風。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牧豎笑之。彼憂愁感憤之音。其何自而興乎。逮夫亂離以後。中原凋耗。氣象愁慘。小人反以肆志于上。而君子抑鬱窮困于其下。長楚尚以之興悲。鵲梁且以之致慨。況出于風雅以後者乎。縱言情而過其

平托物而踰其則亦聖人之所不遑禁矣故讀唐詩者但當論詩之瑕與瑜不當論時之盛與晚也本朝以詩課館閣之士士苟學為詩歌者必取唐人而趨步之故選唐詩者無慮數百家然務于多者博而不嚴務于少者嚴而不博或本非知此義者而強為異幟以自樹于世吾滋懼焉是選也採之博而核之嚴殷璠所云既閑新聲復曉曲體文質並取風騷兩挾庶幾近之矣雖不敢謂盡唐人之盛而于今之學唐詩者亦可少補也已